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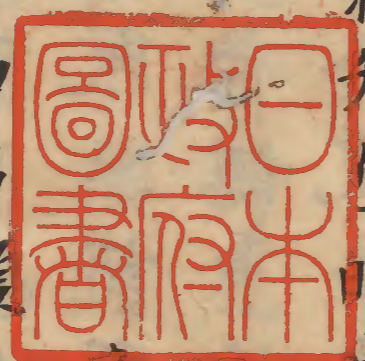
廉明公案 三之四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50	
冊數	2 (2)		
函號	300	56	



淺草文庫

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卷之三



三台山人

建邑書林

仰止

余氏

余象斗集

雙峰堂梓

爭占類

衛縣丞打樁辨爭

衛雅號正峯江西寧列人歲貢出身為編以

建延平府尤溪縣丞明察雄斷人不敢欺

一日坐堂有民蔣祐五沈啓良者相爭一樁

打入衙來衛縣丞问你二人的樁各有甚記

號二人俱稱並無記號衛縣丞问有何人證

佐對曰無並又向此檐在何處因甚致爭沈啓
良曰因我曠縮在馬路祐五雞食我縮我罵
他今收起縮其檐仍放在馬路邊彼強來爭
認蔣祐五曰我昨日曠杓仔在馬路收起之
際偶去落一斤在馬路邊今記得去尋彼冒
認來爭衛縣丞見沈啓良說晒縮蔣祐五說
晒杓心下便已明白乃言曰你二奴才俱欺
心既無記號又無人可證雖打死你二人必
不肯認事終難辨不如就將此檐為干說討
箇分曉若不明報打破此檐以火燒之乃命

皂隸選青荆條將檐覆打五十又翻打五十
定要辨是誰的左右方暗中含笑沈蔣二人
亦不知何以判之皂隸承命方覆打五十衛
縣丞即喝住手曰此檐明是蔣祐五的沈啓
良何故冒認啟良方大言強辨不肯服罪衛
縣丞曰此檐啓良道晒縮的祐五道晒杓的
今打檐只見杓屑紛々不見縮芒些子豈不
是祐五的檐而啓良冒認乎於是啓良乃輸
情服罪而人皆羨衛公之明矣時有好事者
為之歌曰
赫々衛公
斷獄如神

吏不敢舞

民莫能欺

沈蔣爭樞

來訟縣庭

既無記號

又無干證

乃窮物主

究其原因

沈稱晒稿

蔣稱晒稿

貯盛既異

了然於心

余覆打樞

杌屑飄零

蔽罪於沈

罪當情真

狀無頭腦

隨事察形

非公英哲

孰辨此情

黎民畏服

萬口同稱

秦巡捕明辨攘雞

汀列府上机縣西街十總有民盧用中者家

養一雞母近一年半矣忽一日出路失了徧
尋不見過了兩個月用中在路中見之認得
是己的雞即欲趕回去同街馬志興來爭曰
此雞母是我的你何故冒認盧用中曰雞明
是我的於兩月前失了必是你家攘去今見
在此安得不復還我馬志興曰前月人攘你
雞必然烹了豈留到今我雞已蓄養一年其
非你的明矣二人相爭不已鄰舍有勸解者
曰你二人相去只隔十家可放雞在中間你
二家令婦人呼之看雞從那個所呼即是他

的及盧家呼雞趨盧家馬家呼雞又趨馬家鄰舍人辨不得二人遂打起來打在秦巡捕衙去各具說原因秦巡捕曰你十家可都開門放雞於路中你二家不得呼如呼者即係是盜看晚間雞在那家去宿即再來報令快手薛立押去禁兩家不得呼亦不得故令人撞逐至晚入盧用中家即與雞群同去宿薛立乃帶盧馬二人來回報見雞已入盧家去宿矣

秦巡捕判曰此雞明係盧用中的前所以

兩邊呼皆趨應者蓋盧家蓄養一年半其舊主母聲雞認得故從其呼馬家呼亦從者彼亦蓄有二月餘矣其新主母聲尚在近日安得不從其呼故呼之應否不足以辨之但盧家已養年半雞由大門出入已熟不用呼之亦知歸馬家竊人之雞淹禁在家不与出入一旦驟然逃出雞必從熟門而入矣馬志興安得辭攘雞之責也罪以竊盜論

全州同剖斷爭傘

廣東泗城州有民羅進賢者。二月十二日。時天下大雨。獨擎一傘。將去探友。至後巷亭。有一後生。求幫傘。進賢斥之曰。如此大雨。你不自備雨具。我一傘焉能遮得兩人。其後生乃城內光棍。丘一所。花言巧計。最會騙人。因被羅生所辱。乃詭詞曰。我亦有傘。適間友人借去。令我在此少待。只我欲歸得急。故求相庇。兄何少容人之量。羅生見說。亦與他相幫。行到南街分路。丘一所奪傘在手。曰。你可從那去。羅進賢曰。傘把還我。丘一所笑曰。明日還

請了。進賢趕上。罵曰。這光棍。你幫我傘。要傘在那裡去。丘一所亦罵曰。這光棍。我當初還不與你幫。今要冒認我傘。是何理也。羅進賢忍氣不住。扭打在金州同衙去。金州同問曰。你二人傘有記號否。皆曰。傘小物。那有記號。金州同問曰。曾有干證否。羅進賢曰。彼在後巷亭。幫我傘。未有干證。丘一所曰。彼幫我傘時。有二人見。只不曉其人名。金州同審曰。傘值銀幾何。羅進賢曰。新傘。乃值伍分。金州同怒曰。五分銀物。亦來打攬衙門。一列。雖設十列。

亦理不得許多事矣。命左右將傘扯開，每人分一半去。將二人趕出。密囑門子曰：「你去着。」二人說甚話，依實來報。門子回覆曰：「一人罵老爹糊心不明，一人說你沒天理。年我傘今日也會吃惱。」遂命皂隸擎二人回問曰：「誰罵我者？」門子指羅進賢曰：「是此人罵金公。」曰：「罵本官官長，該得何罪？」發打二十。羅進賢曰：「小人並無罵，真是枉曲。」年一所執曰：「明是他罵，這裡就反覆，則他白白我傘是的美。」金公曰：「不說起年傘幾誤打此人，分明是年一所白。」

占他傘，我判不明。傘又扯破，故彼忿怒罵我也。年一所曰：「他貪心無厭，見傘未判，與他故輕易罵官。那裡傘是他的？」金公曰：「你這光棍，何敢欺心，尚且堅執，他罵官以陷人於罪，是我故扯破此傘，以灼你二人之情偽。不然那有工去拘干證，以審此小事。年將年一所打十板，仍追銀一錢，以償羅進賢。適前二人在後巷亭見年一所傍傘者，其一乃糧戶孫符，見金公審出此情，不覺撫掌言曰：「此真是生城隍也，不須干證矣。」金公拘問所言何事。孫

符乃叙年一所傍傘之因羅進賢作彼之言
後來相爭今老參斷得明白故小人不覺歎
服金公益知所斷不枉

金公判曰羅進賢擁蓋獨行不容他人之
傍年一所遇雨求庇友念年已之言因傘
起爭遂告臺而求斷無證可據故破傘以
試情羅恨一物不完罵官喋喋年喜半邊
分去得志揚揚故知傘屬進賢可次爭在
一所備人庇蔭何忍接臂而奪之歧路競
爭謂可昧心而得也答行一十以示懲銀

追一錢而作償

當日羅進賢領銀一錢去不以買傘送在東
嶽廟去買香燒祈保全爺祿位高陞不數月
果陞金華府同知若果應所祝者

滕同府斷廢子金

北京順天府香河縣有一鄉官知府倪守謙
家富巨萬嫡妻生長男善繼臨老又納寵梅
先春生次男善述其善繼慳吝愛財貪心無
厭不喜父生幼子分彼家業嘗有意害其弟
守謙逆知其意及染病召善繼囑之曰汝是

嫡子又年長能理家事。今契書帳目家資產業我已立定分圖。盡付與汝。先春所生善述。未知他成人否。倘若長大。汝可代他娶婦。分一所房屋。數十畝田。與之。令勿饑寒足矣。先春若願嫁可嫁之。若肯守制。亦從其意。汝勿苦靈之。善繼見父將家私盡付與他。因書開寫明白。不與弟均分。心中歡喜。乃無害弟之意。先春抱幼子泣曰。老員外。年滿八旬。小婢年方二十有二。此呱兒僅週歲。今員外將家私盡付與大郎官。我兒若長。後日何以資身。

守謙曰。我正為爾年青。未知肯守節否。故不以言語囑付汝。恐汝改嫁。則誤我幼兒事。先春誓曰。所不守節。終身者。粉身碎骨。不得善終。守謙曰。既如此。我已準備在此矣。我有一軸記顏。交付與汝。萬宜珍重藏之。後日大兒善繼。倘無家資。分與善述。可待廣明官司。將此畫軸去告之。不必作狀。自能使幼兒成大富矣。越月。守謙病故。不覺歲月如流。善述年登十八。求分家財。善繼霸住。全然不與。且曰。我父年上八旬。豈能生子。汝非我父親血脉。

故分閩開寫明白不分家資與汝安得為我
爭也先春聞說不勝忿怒又記夫主在日曾
有遺囑聞得本府同知滕志道雖非清廉極
是明白遂將夫遺記顏一軸赴府口告曰妾
幼嫁與故知府倪守讓為婢生男善述甫週
歲而夫故遺囑謂嫡子善述不以家財均分
只將此一軸記顏在廣明官司處告自能使
我兒大富今聞明府清廉故未投告伏乞作
主滕同府將畫軸展開看其中只畫一倪知
府像端坐椅上以一手指地不曉其故退堂

又將此畫軸掛於書齋詳細想之曰指天謂
我者天面指心謂我察自心指地豈欲我者
地下人之分上乎此必非也何以代他分得
家財使他兒大富乎再三看之曰莫非即此
畫軸中藏有甚留記乎乃扯開視之其軸內
果藏有一紙書曰老夫生嫡子善述貪財忍
心又妾梅氏生幼子善述今僅二歲誠恐善
述不肯均分家財有害其弟之心故寫分閩
將家業并新房屋二所盡與善述惟留右邊
舊小屋與善述其屋中棟左間埋銀五千兩

作五垵。右間埋銀五千兩，金一千兩，作六垵。都與善述準作田園。後有廉明官者，比畫猜出此書，命善述奉銀一百兩，酬謝滕府。府者出此情，在心見其金銀數多，遂心生一計。次日呼梅氏來曰：汝告分家業，必須到你家親勘之。遂發牌到善繼門首下轎，故作與倪知府推讓之狀。然後登堂，又相與推讓，扯椅而坐。乃拱揖而言曰：令如夫人告分產業，此事如何？又自言曰：原來長公子貪財，恐有害弟之心，故以家私與之。然則次公子何以處少

頃又曰：右邊一所舊小屋，與次公子其產業如何？又自言曰：此銀亦與次公子，又故辭遜曰：我何以當此，亦不當受許多。既如此，我當願之。即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立曰：便去勘右邊小屋，佯作驚怪之狀曰：分明倪老先生對我言談，緣何不見？豈是鬼耶？善繼善述及左右環着者，莫不驚訝，皆以滕公真見倪知府也。由是同往右邊去勘屋。滕公坐於中棟，召善繼曰：汝父果有英靈，適間顯現，將你家事盡說與我知矣。叫你將此小屋分與

弟你心下如何善繼曰憑老爹公斷滕公曰
此屋中所有之物盡与你弟其外田園照舊
與你善繼曰此屋只貯些少物住情愿都与
弟去滕公曰適間倪老先生對我言此屋左
間埋銀五千兩作五塚掘來与善述善繼不
信曰縱有萬兩亦是我父与弟的我决不思
分滕公曰亦不容汝分命二差人同善繼善
述梅先春三人去掘用果得銀五塚將一塚
秤過果一千兩善繼益信是父英靈所告不
然何以知之滕公又曰右邊亦有五千兩與

善述更黃金一千兩適間倪老先主命謝我
者可去取來善述先春子母二人聞說不勝
歡喜向前叩頭曰若果更有銀五千兩金一
千兩愿以金奉謝滕公曰我豈知之只是你
父英靈所告諒不虛也既而向右間掘之金
銀之數一如所言時在見者莫不驚異滕公
乃給一紙批照与善述子母收執置業自取
謝金一千兩而去只因着出畫中以手指地
之情遂使善述得銀滕公得謝雖設計騙金
是貪心所使然驟施此計亦瞞得人過所以

為判斷之巧。若善繼知霸家業，而不知父留
與弟之銀，亦足相當。倪守謙恐以銀言於先
春，慮其改嫁盜去，而不知滕公已騙其千金。
乃知財帛有命，而善繼之強占，守謙之深謀，
皆無益也。

武署印判贖柴刀

臨江府新金縣鄉民鄒敬，砍柴為生。一日往
山採樵，即挑入城內去賣。其刀挿於柴內，忘
記拔起，帶柴賣與生負盧。日乾去，得銀二分。
歸家，及午後復去砍柴，方記得刀在柴內，忙

往盧家去取。日乾小器，瞞不肯還。鄒敬在家
取索甚急，發言穢罵。日乾寫帖，舍家人送於
縣。曰：午前買鄒敬柴一担，已還價銀二分。訖
不意彼在何處，失却柴刀，強在門生家逼取。
溫言諭歸，反觸穢罵。惡不忍聞，乞電察強誣。
法懲刀頑，儒門有主，叩白不宣。時教諭武大
寧署縣印，納其分上，即將鄒敬責五板發去。
敬被責不甘，復往日乾門首，大罵不止。日乾
乃衣中親見武公曰：鄒敬刁頑，蒙老師責治，
彼反撒潑。又在街上大罵，乞加嚴治，方可儆。

刀武公心思彼村民敢肆罵秀才必此刀真
插在柴內被他隱瞞又被刑責故憤不甘心
乃舍快手李節密囑之云云然後起延盧日
乾坐又將鄒敬鎖住等候李節依所囑付到
盧日乾家云盧娘子那村夫罵你相公送在
衙來先番被責五板今番又被責十板你相
公叫我來接於今把柴刀還他也罷盧娘子
曰我官人緣何不自回李節曰你相公未見
我老爹定要退堂待茶那裡便回得盧娘子
信以為真將柴刀出來還之李節將刀擎回

衙呈上曰刀在此鄒敬曰此正是我刀日乾
便失色武公故喝鄒敬曰這奴才好打你取
刀只要善言相求他未去看焉知刀在柴中
你便敢出言罵且向你罵斯文該甚罪我輕
放你只打五板秀才前帖中已說肯把刀還
你今去又罵今刀則與你去還該打二十板
鄒敬搥頭求赦武公曰你在盧秀才前搥頭
誣罪便赦你鄒敬吃驚即在日乾前一連搥
頭連忙走出武公乃責日乾曰人賣柴生理
至為勒苦你忍瞞其柴刀仁心安在我若偏

讓斯文不究明白。又打此人是我亦虧小民也。我在衆人前說你自肯把刀還他。令鄰敬叩。謙亦惜你廢耻兩字耳。今後宜速改行。自新。不然真名教罪人也。說得日乾滿面羞慚。无言可答而退。按遣人到盧家贖出柴刀。是其智識。人前回護。掩其過愆。是其忠厚。背地叮嚀。責其改過。是其教化。一舉而三善備焉。凡為官待士夫家宜識此意。

孫縣尹判土地盆

湖廣黃州府黃梅縣民康思泰買一紙印土

地神奉事虔謹。凡時物必薦。家宰雞猪鵝鴨。必以祭賽。然後乃食。一日往山採樵。檢得一瓦盆。回將耒養猪。其猪日益長盛。又無瘟瘡。雖他家將瘟的猪買來。此盆養過。即便無事。三年之後。家致殷富。鄰人管志高家中猪常被瘡。不瘡者又難大。因此耒向康思泰借此瓦盆。思泰曰。我家十數頭猪。全賴此盆養。怎在与你。志高曰。我以一長石槽。与你換相傍。你福耳。思泰又不肯。志高遂強去取之。思泰耒爭。不竟打破。為兩片。隨打在孫傑知縣堂上去。思泰曰。小的瓦盆養猪。易長。又不染瘡。

志高妬嫉將來打破被這欺凌投爺作主管
志高曰瓦盆是小的家中物被思秦盜去養
猪今日暮見去取彼未爭奪因致打破乞追
價逐治賊正罪孫知縣曰你兩人爭此盆有
何記號有何證據思秦曰此盆我去砍柴在
山中換回的无記號无人可證誰想此盆下
鑄有留記兩字當打破時被志高看見因言
曰小的瓦盆下鑄有留記兩字是舍南山窰
户陶大所燒其人可證及將瓦盆兩片遞上
看果有留記兩字孫知縣曰此是志高的物

故有證據有記號思秦係盜去是 即發
打三十判定賠銀三錢思秦被打及賠銀也
罷只惜打破一盆回家燒香祝土地曰我自
檢得瓦盆之後養猪易長凡宰猪必供養你
神明今瓦盆被人打破我又被責又着賠銀
你也全不保佑我乎其夜思秦就寢夢一土
地來曰思秦我為你奉我虔心故將我畫像
中養錯曰直在山中賜汝因此養猪易長
你不着我畫像中今無猪盆乎你得此盆致
富今當還我其被責是你自命運所賠銀亦

小可事。你若恨志高時節。他猪槽下有銀三十兩。可去取之。以償你所賠之銀。休要怨我不保佑你。也。思泰次早起看紙印土地像中。猪果无盆。心中大信靈驗。復往縣告曰。老爹審小的盜盆。小的不是賊。未曾盜他盆。那志高盜我所積賣猪銀三十兩。乃是真賊。乞容小的去搜之。孫知縣復拘管志高來。問志高曰。小的村農之家。若有三十兩銀。憑思泰去搜之。孫尹命二公差押思泰去搜。四下無有。後於猪槽下掘開。取出一小甕銀。將來呈堂。

孫知縣親秤過。果是三十兩。但其銀亂。里不知是幾十年前的。因問之曰。此銀是你何時積的。思泰曰。是我三年內前後賣猪的。孫尹曰。此是一色老銀。豈是近年陸續積的。必你何處偷來。恐人搜出。故寄埋鄰家猪槽下耳。及冒稱志高盜你的。將此銀追入庫中。又癸打思泰二十。思泰叫曰。土地公。何故害我。孫尹曰。打你盜銀。何故叫土地害你。思泰曰。我昨夜夢見土地公。教我志高猪槽下有銀三十兩。該是我的。可去取之。以賠我瓦盆。我不

合告志高為盜。今銀追入庫。又將加杖。豈不
害死我也。孫尹未信。少頃。問土地頭。靈降。遣
思泰起立。大言曰。賢知縣。好沒分曉。我老人
為思泰奉我勤謹。故以我猪盆賜他。志高害
人利己。不敬天地。故將其猪盆覆了。今志高
搶破思泰的盆。我故指示他。取銀三十兩。以
賠之。何以該收入庫。及欲再打思泰。乎。你不
明白。可將康管二家紙印土地像。來觀之。便
見孫尹即差人去。康管二家。扯土地像。來者
康思泰的果無猪盆。管志高的猪盆。果覆心中

驚異。其時康思泰方醒。不知白所言何事。孫
尹再將二印像。詳看。真是同印板的。只是一
无盆。一則覆盆。愈看愈疑。毛髮悚然。驚動。遂
發狂顛悖。不能理事。棄官而去。按此事甚奇。
惜孫令不能斷之。自取驚狂之病。亦其宜也。
嘗觀古人之事神也。惟有陰陽之氣。山川之
靈耳。後世則事佛。以徵福。夫佛之說明者。皆
不之信。獨今所謂社神土主者。則實山川之
精英。此果有之。人當信以承奉。向他佛雖遠
之可也。

李府尹判給拾銀

漳州有一貧兒名林振，頗曉文字，家貧落莫，東攢西穿，日食不給，頭丁二月年邊，家裏買辦酒肉，快樂過年。林振床頭無金，甕中无米，要買些酒，并无分文，鬱然嘆曰：「貧窮都似我，要身做甚麼？」慈同庵一急生一計，直走城西東嶽廟，許個原曰：「弟子林振，家貧無資，年終歲暮，一身難全，愿嶽帝降靈，使振拾些銀兩，暫得過年，愿備牲酒拜謝。」時十二月念八也，忽出廟門，走上教步，遠望見一銀包落在

途中，連忙拾回，閉門查視，乃白金十錠也。即大喜曰：「此東嶽神靈祐我也。」遂內取銀一錠，鑿開買酒米，及猪頭一個，鷄鴨二隻。天近晚，携酒捧牲，徑赴東嶽解愿。仍將路上所拾銀兩，俱排在案前，供養嶽帝，焚香拜畢，慌忙收拾牲酒，不覓銀在案上，都忘懷了。及至家中，方記得銀未及收，起着一驚，魂不附体，連忙走去東嶽，跟尋則此銀已无踪矣。林振心中煩惱，短嘆長吁，大喝一聲曰：「神明總無憑，枉使我空喜此一遭也。」心不肯休，要去

府中陳告時知府姓李名載陽居官清廉合
郡感戴民間冤枉情由及峽崎隱密皆審得
出林振因此直向府中具詞欲告適府主李
爺已封印矣振不得已只得回家將前日買
些酒米併猪頭雞鴨醉飽一場且曰得寬懷
且寬懷得暢飲且暢飲今朝有酒今朝醉明
日有病明日醫然口中雖是勉強而心裡少
少愁悶至初正初三日太府開印時並死人
告狀只見林振具一口詞陳告曰具口詞人
林振因家貧無聊日食難度去冬年暮錢米

一空徑赴本府東嶽廟許愿庇祐幸陰間有
灵暗處推迂隨拾得銀十兩將銀併牲酒推
列解愿一時慌忙銀不及收不知被何方人
氏拾去有此苦情告乞追究知府看訖叫上
向曰你銀是拾得的答曰果是拾得知府曰
你拾從何來今失從何去並無踪影教我如
何追究林振無詞答應只叩頭不已知府曰
你且暫歸待有動靜即吊你審若無下落不
許攬擾林振唱諾而去知府尋思新王開印
未接別詞只收這一紙要代他用斷又是捕

風捉影無些着落。即分付手下曰：看轎我要東嶽廟行香。衆手下即隨太爺望東嶽而去。既至，知府下轎特前參拜，且祝岳帝曰：信官李載陽虔誠鞠躬，特未懇謁林振窮鬼，失銀廟中，事屬曖昧，不知何人將謂尊神無知。胡林振無銀而得銀，抑謂尊神有憑。胡林振得金而亡金，有脫有得，無影無踪。冥神顯赫，急賜早教，祝畢歸府中，過半個月，並無動靜。後一夕，睡至半夜，忽夢見一人，身穿大黃袍，首頂冲天冠，徑來府堂，知府俯伏迎接，叙禮畢。

知府請曰：有何見教？其人曰：亦無別話，只昨見一後生，手裡執個長笛，問我仲尼何姓，語畢辭別而去。知府醒來，心中覺有異氣，因沉思其詞，至明日晚堂，命書吏取出林振一起詞來，看到何方人氏處，忽燈花墮落，燒一個孔。知府遂感觸曰：燒者蕭也，且夢中有個長笛，此應蕭字的笑，又說仲尼何姓，夫仲尼姓孔而燈花又燒個孔，此應孔子也。莫是捨得林振銀者，乃姓蕭名孔者乎？即叫皂隸王德，道前僭聲分付曰：你可出城中，密查訪着。

有個蕭孔即拿來見我王德領命遍城密訪
並無此人過了三日直至東嶽廟邊訪有姓
名与此相同王德隨把他拿住那人曰拿我
何事對我說一說王德曰不消說只見太爺
便分明一路掣來直至府堂知府正坐即將
那人跪倒知府曰蕭孔是你麼應曰正是小
人知府曰你去年十二月念八晚在東嶽廟
香案上拾得銀仔是你麼那蕭孔真情觸破
只得招認知府曰既是你拾得亦是天財賜
你今你用去幾多了蕭孔曰小人只用去乙

兩餘銀尚在知府曰既是尚在我差王德同
你去取來王德即跟蕭孔直向家中取出原
銀復來到府將銀呈上知府看訖默々暗想
曰陰光有靈指教無差即命王德去吊林振
赴審林振聽見吊審歡々喜々徑到府堂跪
住知府曰你還想前銀否林振叩頭曰小人
正想只無柰何知府曰你銀到有下落但你
是拾得別人的他又是拾得你的我今為你
並分何如兩人皆叩頭曰都情愿於是知府
當堂將那餘銀每人各分乙半回家乃知半

月前所夢者是嶽帝降靈也。知府一時想起亦覺好笑。故律一首云。

貪兒多薄命。十金守不來。愁思無別計。惆悵訴郡臺。捉影與捕風。教我何分裁。鬱々半月餘。胸懷剖不開。燈花偶落處。指點巧安排。恭謝冥神教。慇懃拜玉階。

其後一府傳頌俱稱李公。以為神人云。

韓推府判家業畝男

貴列有一長者。性翁名健。家資甚富。輕財好

施鄰里宗族。加恩撫恤。出見鬪毆。輒為勸諭。或遇爭訟。率為和息。人皆愛慕之。年七十八。未有男子。僅有一女。名瑞娘。已嫁其夫楊慶。慶為人多智。性甚貪財。見岳翁無子。心利其資。每酒席中對人語曰。後來有男歸男。無男歸女。我岳父老矣。定是無子。何不把那家私付我掌管耶。其後翁徒聞知。心懷不平。然自念實無男嗣。只有一女。又別無親人。只得忍耐。然鄉里中見其為人忠厚。而反無子息。嘗代為嘆息曰。翁老若無嗣。天公真不慈過了。

二年翁健且八十矣。偶妾林氏生得一男。名曰翁龍。宗族鄉鄰都來慶賀。獨揚慶不之悅也。雖強顏笑語。然內懷愠悶。翁健自思父老子幼。且我西山景暮。知有幾時。在這世上。萬一早晚而死。則此子終為所魚肉矣。因生一計。曰。笑來女婿。恁是外人。今彼實利吾財。吾且日暮矣。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兩全之計也。過了三月。翁健疾甚。自知不起。因呼揚慶至床前。泣與之語。曰。吾只一男一女。男是吾子。女亦是吾子。但吾欲看男面。濟不得事。不

如看女。更為長久之策。吾將這家業。盡付與汝管。因出其遺囑。交與揚慶。且為之讀。曰。八十老翁。生一子。不是吾子。家產田園。盡付與女婿。外人不得爭執。揚慶聽讀訖。喜不自勝。就將遺囑。藏在匣中。自去管業。不多日。而翁健死矣。揚慶得了這家業。將及二十餘年。那翁龍已成人。諳世事了。因自思。曰。我父基業。女婿尚管得。我是個親男。有何管不得。因托親戚。說與妹夫。要取原業。揚慶大怒。曰。那家業是岳翁盡行付我的。且岳翁說那所不

是他子安得與我爭事久不決因告之官經
數次衙門上官司俱照依囑付斷還揚慶下
翁龍心終不休時有推官姓韓名世德公廉
無私郡中嘗謠曰推府清清如寒潭水中清
推府明明如中秋月裡明故人誦他做清明
老子時百姓或兩院告詞俱乞批韓推府
因此翁龍密抱一張詞狀徑去察院投告亦
乞批韓推官共快曰龍父翁健八十生子痛
念幸老子幼惧生后患姑將家業等權付孫
揚慶暫管今龍成長業尚不還切思以并承

父古今通例有舅歸女律典何載龍為親男
反致立錐無地慶屬半子何得連頃萬阡告
乞斧斷庶免不均推官看狀過了二日即令
拘揚慶來審推官曰你緣何久占翁龍家業
現今不還揚慶曰這家業都小人外父付小
人的不干翁龍了推官曰翁龍是親兒子既
與他無干你只是半子有何相干揚慶曰小
人外父明說他不得爭執現有遺囑在證遂
致上囑付推官看訖笑曰你想得差了你不
曉得讀分明是說八十老翁生一子家產田

園畫付與這兩句是說付與他親兒子也。揚慶曰：這兩句雖說得去，然小人外父說翁龍不是他子，那囑付內已明白說破了。推官曰：他這句是瞞你，蓋不者莫也。說翁龍莫是吾子麼？揚慶曰：小人外父把家業付小人，又明說別的都是外人，不得爭執。看這句話，除了小的都是外人了。推官曰：只消自家看你兒子，看你把他當外人否？這外人兩字分明連上女婿讀來，蓋他說你女婿乃是外人，不得與他親兒爭執也。此外父藏有個真意思，你

在內，你反者不透耶？揚慶見推官解得有理，無詞可應，即將原付文契一一交還。翁龍管業允服供招。推官審云：撮翁健八十生子，曠古一奇。黃之口三月，皓龐之人九夫，苟留惜乎家。貧恐有后而無后，誠長養乎箕裘，終無業而有業，細玩遺囑，應知有意。嗚咽叮嚀，雖然面付半子，換接兩端，竟是意在親男。翁龍既彼之子，便當繼承先業。揚慶人且有後，惡得久假不歸。翁家舊物，合當完璧。

判畢各人畫招遂申詳察院於是貴州一郡
咸說翁健囑付真有心機而除非韓四爺高
見亦不能解意如此之神也

孟主簿明新爭鵝

南昌府進賢縣有一秀才周仲進者家頗殷
足恃勢欺人素行無耻慣使低銀買人貨物
一日東鄉一販子名王土者挑鵝來賣他叫
家僮問彼買鵝問販子曰這鵝多少銀一個
王土說這鵝有九斤重要銀乙錢六分周秀
才只還他乙錢王土說不肯實要你乙錢四

分那秀才家亦養得有鵝心欲把已小鵝換
販子的大鵝叫家僮將鵝拿進家去只還他
一錢銀色又低那販子不肯賣仲進即叫家
僮換一小鵝還他又罵之曰狗奴才賣得這
賁我不問你買把鵝還你快去快去那販子
見把小鵝換他大鵝口喃喃只問他取自己
的鵝仲進罵曰這奴才你鵝不肯賣我把還
你反來賴我取大鵝即叫家僮將販子亂打
一頓販子被打臭罵一場要與他死仲進即
叫家僮把販子鎖住自己去見孟主簿說有

一販子賣鵝我問他買他賣得殺我把鵝還他。反賴我取大鵝又罵學生望父母看斯文分上還要懲治他主簿聽說即叫二公差拿販子來。販子哭訴曰我的鵝九斤周秀才問我買我說鵝值銀乙錢六分他只還我乙錢又把低銀子與我不肯賣遂將他家一小鵝還我我問他取自己的鵝他即叫家人把我亂打鵝又不還望老爹作主仲進說你鵝九斤有何憑據兩人爭執起來主簿判不得心生一計問秀才云你家亦畜得有鵝否秀

才說有孟公即叫公差往秀才家去把他鵝都拿來問販子那一個是你的。販子認得自己的。即說這個是我的九斤重孟公即叫快手秤果九斤仲進說他的鵝有九斤重縱不然我家鵝沒有九斤重的這販子極是刁他反欲騙我的鵝。老大人還要責他孟主簿自忖起來又問秀才云你鵝把甚麼喂他秀才說我是飯喂又問販子你的鵝把甚麼喂他。販子說我的吃草主簿即叫快手將這九斤鵝放在一邊又把秀才的鵝放在一邊霎時

問鵝皆撒屎孟主簿起者之敗子鵝吃草撒
屎青秀才的鵝吃飯撒屎白孟公曰秀才這
分明是敗子的你是個好人要後科登第
他鵝即將那九斤的鵝把還敗子那敗子歡
天喜地而去孟公在堂上遂吟一律以嘲仲
進云
埋頭書史作階梯何事風生換一貌
哇食雞能陳仲子抄經須學晉羲之
豈奸摘伏吾何敢以小易大汝誰欺
糞屎判來真假見勸君改行莫遲

那秀才見詩滿面羞慚而去觀此可見孟公
判斷之明錄之以為汚行貪得之戒
駱侯判告謀家
石埔縣陳綾狀告為吞家絕食事幼年失怙
母怜吾守鼻惡兄綺睥睨局謀餌設合夥共
食兩段成牆瀆酒誓天被朦允聰百斤付官
始往閩地傭書謾望踐盟豈期貪謀畢露一
家艱苦置產伊獨霸為己業虎居羊穴陷母
氣死慟慘昊天乞怜親劈開單上告陳綺訴
曰狀訴為號天冤占事叔死孀寡遺弟幸維

並無家業可恃。彼念至親，撫養八載，豈今頓
生禍心，反爭家財，不思伊父生前微貧，死後
豈有遺產，養虎遺患，寃情可矜，乞台詳情杜
害上訴。
駁侯審云：陳綬、陳綺，蓋從弟兄也。綺以綬
母蚤死，母氏孀居，合爨八年，似亦足嘉者。
今又構訟爭產，非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
乎。雖然，陳綬倘無遺業，陳綺必不共食一
家，是非諒合族尊長，胸中自有涇渭者。速
取公處回報。

孔侯審寡婦告爭產

儀真縣蔣氏，狀告為抄家滅寡事。天死半年，
骸骨未冷，寃遭強梁，叔公揚奇首倡奸謀，挾
同為富不仁，揚正教，唆訟師林椿，乘機蜂起，
虎噬狼吞，強除故夫靈位，威逼改嫁，占田占
產，封屋封倉，罄捲家財，勝如血洗，極寃極苦，
無路投先，上告揚奇，訴曰：狀訴為寃財杜害
事。蔣氏三十無嗣，因夫身故，頻串外家兄弟，
日逐往來，私運財物，分係叔公，直言被忤，聽
伊從兄蔣斐，飄捏抄家滅寡，丟搗反陷，切思

孀居寡嬪，豈應兄弟往來，故姪遺財，烏忍外
家吞運，乞審杜禍，永感二天，上訴。
孔信審云：蔣氏夫死未葬，楊奇因無嗣息，
挾同楊正等吞產逼嫁之數人者，亦綱富
中大蠹也。蔣氏無可誰何，召兄弟至家，
苦大不獲已，茲豈頻相往來，而私運財物
耶？夫喪服未滿，而遽撤靈幃，楊奇是何忍
也。寡產無多，而悉封倉屋，正等殆不仁乎。
依律取供，另定維立。
許侯判庶弟告兄

桐城縣周宣狀告為恩怙孽命事。兄屬嫡生
身係支出，父存分產，品作三股，先抽一股，讓
長二股均分，外有百金祭田，互相管業。父死
未冷，豈兄頃前禍心，狼吞虎噬，強占祭田，獨
霸堂屋，逐身外棲，零丁母子，情慘昏天。控究
上告，周直訴曰：狀訴為懇恩均財事。父罷庶
母，鍾愛幼子，田產雖拆銀兩未分，弟私得銀
三百兩，怕身均拆，先告誑詞，乞臺作主，斧劈
上訴。
許侯審云：周詳以二子分產，品作三股，嫡

得其二。庶得其一。非貽謀不減者也。豈有
私將三百兩銀數。而獨與幼子者乎。雖然
三母有嫡庶。父無親疎。周直合照分閹。勿與
弟競。庶子道兄倫。兩無負也。倘兄弟自相
魚肉。必欲齟齬。不惟士君子羞之。諒尔父
九原。亦不瞑目矣。

唐侯判兄告弟分產

六合縣孫祚狀告為乞恩均產事。身苦撐家
二十年。毫無所私。幼弟孫楨恃父鍾愛。獨據
上田。私堯父手財物。弟肥兄瘠。苦樂失均。乞

天親提斧。斷上告。孫楨訴曰。狀訴為轄幼占
產事。父患瞽疾。兄祚掌家二十年。樞私百餘
金。父病臨危。憑尊分產。撥田十畝。幫娶。豈兄
貪妬。立心齟齬。以閹書為故紙。視父命若弁
髦。乞天憐恤。不遭欺轄。上訴。

唐侯審云。同氣弟兄。因財失義。構成鼠雀
之訟。藉令灼艾分痛。及感荆流涕者。見之
必彈指笑。仰族長。速為允釋。毋使閹牆取

羞家譜。

段侯審繼產

望江縣陳以欽狀告為追產存祀事原父生
身及兄叔故無嗣父令身繼憑族立閭兄承
父業弟受叔產無異豈兄貪妬賊賣某處杉
山私受重價五十金嗔論返毆切思父業身
無毫伺繼產豈兄濫賣兄占弟業無可誰何
叩寃上告

段侯審云陳以鑑以欽蓋一本骨肉也以
欽原承父命繼叔絕嗣閭書所訂則以兄
承父業弟受叔產者也豈以鑑復肆貪饕
賊賣承繼產業遂令兄弟閭牆自相冰炭

吾想義門家譜諒不如是也夫以欽已承
叔繼既無分父產之心以鑑合守父言又
豈有賣叔產之理况叔產不腴於父弟財
更減於兄重利輕義何必乃尔其賣山價
銀合給還以欽無辭

蘇侯判爭家產

巢縣吳陞狀告為霸占家產事緣父與伯同
爨伯外生理父耕供家不意伯欺父死身幼
即行分異本銀併產盡被吞占族長可審原
既共爨苦樂宜均何欺父不識字買田皆用

伯名今又逼母改嫁逐身外居號天情慘粘
早上告吳熾訴曰狀訴為捏冤爭產事祖業
蕭然與弟各爨克苦外求自置田畝豈姪陞
但補占產逼嫁疎台爭業切思伊又未經拆
煙身未買產伊母日前改嫁為子虛花若有
逼占事情罪耳斬首上訴

蘇侯審云吳熾與弟全爨姪輩尚幼弟死
邊尔拆煙恤寡怜孤者當不如是也夫姪
幼分家不無影占田地之心弟婦出嫁不
無瓜分財禮之事不然姪也敢以卑而犯

尊乎今以猶子比兒伯之田產合判與三
分之一仰族長公處回報

金侯判爭山

德興縣憑打狀告為強奪世業事祖山一局
歷傳世守文契可查豈惡陳載欺家寫遠恃
勢強占掃砍柴木身知奔阻反插是伊物業
喝衆亂毆切思祖原買山官有冊稅私有契
券界限明白山鄰可憑乞天清業杜害上告
陳載訴曰狀訴為奸謀影單事梟惡馮柯強
占祖山告明無抵計扯伊買連界山場影射

混草不思山界雖連木分二色契書四至所
載分明乞賜勘驗免遭草占上訴馮柯陳執
拿侯審云吳山一局值價幾何馮柯陳執
兩家累爭不已此徒散精神而虛耗錢數
者也雖然虞芮不置閑田而侯却和睦乙
普明不置曠地而兄弟不和茲以其山入
官庶使兩家訟息而孫龐可無刑足仇而
廉藺或有刎頸好矣
騙害類
韓按院賺贓獲賊

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僉事高封侍郎夏震二
人同鄉雅相交厚其內子俱有孕因指腹為
親曰兩男則結為兄弟兩生女則結為姊妹
若一生男一生女則結為婚姻後夏震得一
男名昌期高封得一女名季玉夏遂執媒去
議將金釵戴股為筭高慨然受之回玉簪一
對但夏為官清廉家無羨餘一旦死在京城
高封助其資用舉柩歸葬高亦尋罷官歸家
富巨萬昌期雖會讀書一貧如洗十六歲以
案首進學託人去高嶽丈家求完親高撫其

貧有求退親之意故留難曰彼乃侍郎之公
子吾女亦千金之小姐須當備六禮行親迎
方可成婚今空言完親豈不聞聘則為妻奔
則為妾若草草苟合是不成禮也吾不能為
之彼若不能備禮不如早退親少退此禮銀
與他另娶則可又延過三年其女嘗諫父母
不當負義爽信父輒曰彼有百兩聘禮任汝
去矣不然難為非禮之婚也李玉乃竊取父
之銀兩及已之鐲鈿寶釵金粉盒等可百兩
有餘密令侍女妹香往約夏昌斯曰小姐合

我拜上公子我家老相公嫌公子家貧欲退
親小姐仗信義不肯從日與父母爭辯今老
相云公子若有聘禮百兩便與成親小姐已
收拾銀兩釵鈿更百兩以上約汝明日夜間
在後花園來接千萬莫悞期約昌期聞言不
勝歡喜便與最相好友李善輔說知善輔遂
生一計曰兄有此好事我備一壺酒與兄作
賀飲至晚加毒酒中將昌期沈昏倒善輔抽
身徑往高倉事花園見後門半開至花亭果
見侍女持一包袱在李去接曰銀事可與我

侍女在月中認曰汝非夏公子也李曰正是
我是你約我來侍女帶包袱回見小姐曰來
接者似非夏公子樣李玉曰此事只他知豈
有別人月下認人不真你可與之侍女再至
花亭再又詳認曰汝果不是夏公子是賊也
李已蚤偷石頭手中將侍女顛門打死急回
來昌期尚未醒李亦佯睡其傍少頃昌期醒
來促善輔曰我今要去接那物矣李曰兄何
不善酒也我等兄不醒不覺亦睡此時人靜
可便去矣昌期真至高家花園四顧寂然至

花亭見侍女在地曰莫非睡去乎以手扶
皮肉似冷呼之不應四傍又無餘物吃了一
驚逃回家去次日高僉事家不見侍女四下
尋覓見打死在後園花亭中不知何故一家
驚異李玉乃出認曰妹香是我命送銀兩釵
釧與夏昌期令他偷禮來聘我豈料此人狠
心將他打死此必無要我之心矣高封聞言
大怒遂命家人往府急告其狀曰告狀人高
封為謀財殺命事狠惡夏昌期係故侍郎夏
震孽子封念與震年誼曾與指腹為婚實未

受有聘禮。昌期因往來封家，串婢林香偷金銀并釵鈿乙百兩有餘，飛財入手，遂打殺林香，以滅事跡。有此兇惡，情理難容，乞追贖償命，生死感激。上告夏昌期訴狀云：訴為殺命圖賴事。念昌期箕裘遺胤，義理頗諳，先君侍郎清節在人耳目，岳父高封感羨，願結姻婚。先以李玉長姬許作昌期正室，金釵為聘。玉簪回儀，誰期家運衰微，二十年難全六禮，遂使岳心反覆，百千計求得一休，先令侍女傳言，贈我厚賂，自將林香打死，怕我深坑，絕

舊緣，思憐新緣，殺婢命坑陷婿命，乞懸電大霹，奸謀迫切，上訴，願知府拘到兩犯審問。高封負插林香偷金銀乙百餘兩與他，我女李玉可證，彼若不打死林香，我豈忍以親女出官證他，且彼雖非我婿，亦非我仇，縱求與彼退親，豈無別策，何必殺人命圖賴他。夏昌期執插前一日，汝令林香到我家，哄道小姐有意於我，收拾金銀首飾乙百兩，令我夜在花園來接，我痴心誤信他，及至花園見林香已打死在他，並無銀兩，必此婢有罪犯，汝將

打死他。故令來哄我。思圖賴我耳。若果我得他銀。人心合天理。何忍又打死他。顧知府問李玉曰。一是父。一是夫。汝是干證。好從實招來。先受刑憲。李玉曰。妾父與夏侍郎同僚。先幸指腹為親。受金釵。乙對為聘。回他玉簪。乙雙後夏家貧淡。妾父要與退親。妾不肯從。乃收拾金銀釵鈿百餘兩。私命妹香去。約夏昌期。今夜在後花園來接。夜間果來。妹香回報。我着令交銀與他。是實。不知因何故。將妹香打死。在花亭。銀物已盡收去矣。莫非有強姦。

妹香不從之事故。打死乎。抑或怒我父。將逞親。故打死侍婢。洩忿乎。望仁臺詳察。妾無半句虛言。顧知府仰椅笑曰。此干證說得真矣。夏昌期曰。李玉所證前事。極實。我死亦無冤。但說我得銀。打死妹香。死亦不服。然此想是前生冤業。今生填還。百口難辨矣。遂自誣服。顧知府判曰。審得夏昌期仗劍俠徒。溫竿學校。破家蕩子。玷辱家聲。故外父高封棄葑菲。而明告絕。乃笄妻李玉。重盟誓。而暗贈金。胡為既判其財。曷忍又殺其婢。此非強姦。恐洩。

必應贖貨昧心赴約而來花園其誰到也淫
怒以逞暮夜告無知乎高封雖若負盟絕充
徒實知人則哲李玉嫌於背父念結髮亦觀
過知仁高女許行改嫁昌期明正典刑已成
獄三年後福建興化府林見素除浙江巡按
未到任故微行入縣衙胡知縣疑其打點衙
門者收入監去在獄中又說我會做狀汝衆
囚有冤枉者代汝作狀伸訴時夏昌期在獄
將已完情後實訴出林見素悉記在心後打
一印令禁子送與胡知縣人方知是新大巡

到即出生坐堂弔昌期一宗文卷來問李玉堅
執是伊殺侍婢更無別人林院不能決再問
曰汝當日曾與何人說昌期答只與相好友
李善輔說其夜在他家飲酒醒來李只在傍
未動林院猜到只說情已真矣不必再問遂
考校寧波府生員取李善輔批首情好極密
所言關節無不聽納至省後又召去相見如
此者近半年一旦林院謂李善輔曰吾為官
拙清今冬特嫁女枉為巡按若無粧資汝在
外看有好金代我換些異日倘有怯好關節

准你一件，汝是我得意門生，外事宜為我慎
密。李善輔深信無疑。數日後，送到古金釵貳
對玉釵，乙對金粉盒金鏡袋，各乙對林院亦
伴喜，即吊夏昌期一千人，再問，取出金玉釵
粉盒鏡袋等，排於庭。李玉認曰：此盡是我前
日送夏生者，再叫李善輔來對，見高小姐認
物件是他的，嚇得魂不附體，尚推託他是過
路客人，換得此特。夏昌期方知前日為毒酒
所迷，高聲與辨。善輔抵牾不得，遂供招承認。
林院審云：看得李善輔貪黷害義，殘忍喪

心，毒酒悞昌期，几筵中暗藏挽索，頑石殺
侍女花亭上，驟起虎狼，利歸已害歸人，敢
效鄰，寄賣友，教一死坑，一生猶甚，前通悞
人，金盒寶釵，日昔真贋俱在，鉄鉞斧鎖，今殊
大辟，何辭高封，枉廁冠裳，不顧名義，厭貧
求富，思退親而背盟，掩實担虛，幾陷胥於
死地，侍兒因而喪命，嫡女點地，悲心本應
按律施刑，惜甬官休年，老姑從末減薄，示
不應。夏昌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高
李玉既懷念舊之志，永為好分，昔結同心。

曾盟山而誓海，仍斷合卺，俾夫唱而婦隨。
夏昌期罪既得釋，又得成親，二人恩愛甚篤。
又画林院像，朝夕供養，夫拜曰：謝林公使我
冤枉得雪，婦拜曰：謝林公使我怨恨得消。後
昌期嘉靖間，發鄉科，官至給事，最惡姻戚薄
恩，交朋負義者，盖有懲於已云。按李善輔奸
惡無比，終正典刑，天理昭彰，因素與昌期相
好，又同醉共睡，故昌期全不生疑，惹此奇禍。
以此見面朋偽交，人面獸心之徒，君子宜遠
之。然前問法官，徒知李王證殺是真，又無高

亦曰吾亦欲見汝解釋今汝知前非吾亦悔
過自今而更懷舊恨者狗彘不如也後兄弟
友愛如初皆王道明理完愆之功然則官司
公明者不惟可雪民枉亦可善民俗矣所謂
刑罰中有教化者是也

朱代巡判告酷吏

安仁顯丁啓狀告為虎吏嚼民事刁奸趙良
鑣克刑房瞞官作弊勒騙民財家成金穴舊
因仇賊誣板發繫深獄夜半提監苦刑私拷
勒銀五十兩治罪家貧賣產跪送二十兩神

不累

少擲地再鬻雛年兒女奏數買命慧李顯遇
付切今男奴女僕骨肉慘分田地無存父母
狼狽乞臺剪惡追贓上告

朱代巡批趙良以刑房酷吏侮弄筆刀瞞

官作弊倘所稱生民蠹賊非耶丁啓舊係
買仇賊誣板既無贓證合行釋放獨夜半提
監索銀五十兩胡為者也夫以一寃獄而
索銀五十若脫罪百餘銀曷勝紀是以刁
筆為孤注罪人為奇貨而家藏金穴或不
誣矣贓與有指惡已貫盈合配要荒撲殺

此僚。郭府主判告捕差。安慶府王吳三。伏告為虎差嚇詐事。貧守清規。殊毫無犯。舊因仇賊里陷。漏訪捕兵劉盛。買票承差。挾同呂海吳充等。群雄烏合。圍屋激捉。殺猪蚕食。酖酒牛飲。捆中雞鴨。一羽弗留。勒銀八兩。打殺另捲衣服。身有怨言。鎖送縣治。路約四十里。一步一敲。痛徹心髓。今幸趙爺明審。幸覩天日。痛遭毒騙。情慘不堪。上告。

郭府審云。劉盛鑽充捕兵。聞知賊板王吳三。按票承行。挾同腹心呂海。爪牙吳充。相與圍屋。勒捉蚕食。牛飲。且勒騙打殺銀八兩。另捲衣服。據此。兇暴乃虎而翼者也。夫吳三既非真賊。何必群雄激捉。劉盛已領工食。何用八兩打殺。捉一吳三。而他可知。已騙一吳三。而餘可例已。證既不誣。律合。遠遣弟呂海。吳充。雖饕餮酒食。未嘗分莊。姑擬杖懲。革役。京。饒。察。院。判。生。員。

京縣張大猷狀告為歪儒騙害事無耻生員
陳王政吸髓騙民衣巾大盜吞謀祖山風水
身不允從計唆蔣豪與身混爭山界顯未歸
結又速告府身遭纏害憑唐訓付銀十兩買
息忌又吞山租骸難保極苦極冤籲天上告
院批云陳王政既忝學宮當遵聖訓胡
為以謀地之故拋擲經書侮弄刀筆主唆
詞訟而受人十兩賍銀乎庠有若人實為
梗化合速黜退以正儒風不然是泮水中
養鯨鯢士林中生荆棘矣

謙通判審地方

鄱陽縣吳錦狀告為恩酷苦役事地方枉法
賣富差貧縣戶火夫九十名內戶騙銀二錢
朦朧不撥貧店扎筆並乏妻子嗔無常例干
月徧撥七次無錢受害苦樂不均乞批廉捕
研審超豁疲民上告

謙通判審云審得地方史倅貓官作弊賣
富差貧以九十名火夫有常例者一年不
撥一差之常例者半月疊差七次是安佚
執掌權悉由于奸刁也夫一戶騙銀一錢

雖未滿貫。若扣十戶。則寡而多矣。况所騙者。未正十戶乎。合擬徒罪。以肅王章。吳錦委係。筆戶。應免役。所供是實。

余分巡判告巡檢

漢陽府房茂狀告為違法勒騙事。身引往川留易路。經潼川。巡檢司照明。過勒常例。執引銷船。故意留難。不放。切思身非化外之民。又非私貨。犯禁人貨。兩真難容。勒騙乞提追究。正法。疏高上告。

余分巡批云。巡司職專譏察。倘人非異人。

貨非私貨。即毋得阻截者。今閉上典留難之舉。局中懷勒騙之心。夫非梗塞道路。而荼毒商旅耶。仰府捕研審解報。

江侯判經紀

豐城縣耿文狀告為虎牙吞騙事。招本買糖往蘇貿易。棍牙朱秀口插高價。攔河餌接。囑稍弯船滿載貨物。盡行撞至伊家。私自發賣。鬼名出數。三日一空。議限十日畢帳。迄今半載。無收孤客牢籠。恐作江湖怨鬼。號天追究。望先上告。朱秀訴曰。狀訴為黑冤。誣陷事。身

充牙行刁客耿文將糖棧賣現價交易並無
賒帳因取牙用銀錢笑銀八兩梟圖白騙黑
心反誣乞准明查若係吞騙罪其斧劈上訴
汪侯審云朱秀以喇虎市棍私充牙行攔
接耿文糖質盡行吞騙此以唇吻為劍鋒
門戶為坑窰厘秤為戈矛而劫殺客商者
也夫糖曰五十桶亦已多矣價曰六十兩
不為少矣豈惡令無耻棍惡一槩鯨吞而
俾異鄉孤客繫又然如喪家狗耶理合追
還疏通客路

仕侯判經紀

九江府鄧鳳狀告為剪棍救貧事摺本買鉄
誤投棍牙丁端發賣被拴惡黨陳路等餌餐
強吞婉取則推張推李急取則加辱加刑遭
此洗坑坐斃性命情苦徬徨究惡追償上告
丁端訴曰狀訴為朋騙延累事二月內客人
鄧鳳將鉄棧行發賣彼有舖戶陳路等殺去
二十担限期還價節取不吐豈今脫逃致客
情急告白實出無辜乞查捕捉追還身免遭
累上訴

任侯審云。客人有貨。主家須要擔當。舖戶
無錢。經紀豈應出帳。路等之脫騙客。本是
丁端誤之也。理合賠還。無得異說。

朱侯判告光棍

繁昌縣鄒清三狀告為假銀坑騙事。世變江
阿。人心荆棘。身携綿布二疋。賣銀救荒。棍徒
鄭景銀面包銅。詐作細絲呈色。賺身交易。鄉
民肉眼。竟墮術中。彼復看係假銀。就行哀換。
豈惡返毆。執布不還。荒年遭騙。一家絕食。苦
口啣冤。上告鄭景訴曰。狀訴為究詐杜騙事。

身買鄒清三綿布銀係足色餅塊。憑益與銀
同交易。豈惡梟奸。故將包銅細絲。勢轉轉換
心不甘騙。觸怒告臺。切思人非異面。市屬通
衢。法禁嚴明。誰敢行詐。乞剪刀風。不遭枉騙
上訴。

朱侯審云。審得鄭景益市中翼虎也。假銀
買布。削剝害民。是銀面包銅者。乃包藏禍
心乎。雖云清三非異面之人。荻巷非幽僻
之所。然以市棍而鄉鄉民。或明欺故騙。爾
豈知賣布救荒者。一家嗷嗷。然待哺耶。合

剪刀奸以塞詐路

表侯判追本

樂平縣吳計狀告為脫騙妻本事身苦傭工攢銀二十兩完聚妻惡陳清餌誘合夥販魚滴酒立誓術籠痴聽彼以伊慣江湖罄囊付與身止伴行豈期貪謀畢露拐銀私回坑身沉落外邦沿途覓食妻本被吞絕後罪大冒死上告陳清訴曰狀訴為賴騙事身往楚地販魚鼻惡吳計回求同往彼至地頭酷迷花酒沉陷本銀節諫不聽身趕買賣先回惡怪

未等反捏誣賴切惡花費銀本與貧何干色臺詳審分豁上訴

表侯審云吳計傭工積妻本陳清睥睨滴酒立誓而誘以合夥者此籠絡之術也及至楚地而拐銀先回捏補計迷花酒沉陷本銀噫拘欄浪子豈田野農夫為之耶且臨行財本計悉付清此彰彰經人耳目者即使花費萬玉毀積是誰之愆况同行同合清也先回而計留後又未釋然於人心耶合究前銀以正法律

者成佛所度之人必七日前減省飲食令餓
得清瘦至期僧衆架起高臺堆積乾柴於上
又四圍皆積柴為火城然後鼓樂喧鬧幢幡
擁護迎應度二人端坐高臺柴上僧道士民
皆望臺膜拜可消災獲福府縣官員皆要來
行香拜奠訖乃放着火城將二人燒化謂之
超度界仙迨年傳下如此人皆信之瞻奉施
捨惟恐弗及一日有會試舉人湯成譽傳宗
堯二人往寺閑遊見其侍者俊秀與之頑耍
求懽諸僧吃醋逐禮請飲茶哄二舉人入禪

室深處將鐵鎖扣住絕其飲食每日只將厨
粥半碗恣其氣勿絕餓得黃瘦昏迷目無見
口無聲至二月初一日送上火臺超度各官
照嘗年都來拜奠正將放火時雷繼煥為分
守道見臺上一人目若垂淚者雷道心思既
度他作佛何放下淚必有故即令火停放其
命手下接臺上二人下來問之及下臺親看
其二人皆瘦黑不象人問不知應解其衣者
之則遍體都是小繩纏縛不能伸動乃悉令
解之擡入街中漸漸餵養過兩日乃省人事

又優養兩日。其人漸復常。能言語矣。雷道召
問之。湯成譽乃叙其由曰。我二人。乃舉人某
某。特往會談。因遊昇仙寺。與其侍。戲頑。簡者
此禿僧恨怒。哄入深室。監禁。苦餓。幾不能生。
又將索。遍身繫縛。送上火堆。此時氣已近絕。
口不能叫。幸得明公救之。真生死而骨肉也。
雷道聽得。即速點兵。掃寺捉拏。時已逃去大
半。止拿得僧海曇等四十二人。來將嚴刑拷
問。僧海曇等乃供出。往年所超度者。盡非本
寺僧道。皆是他方行脚。及遠處客旅。在寺攬

擾生事者。其囚禁之法。都似治此二舉人一
樣。上世傳來如此。非徒一年一人之故也。雷
道乃一面出榜文。四處捕其逃僧。一面特住
持為首。數僧擬死。折毀其寺。

告示諭衆曰。欽差分守成都道僉事雷。為
除左道。以正民風事。照得人惟倫理最大。
惟聖道最可信。外此而佛。遠聖道者也。僧
叛倫理者也。故善則召祥。不待禮佛。惟天
眷德。豈在燒香。間有靈庵。觀寺。禱求應驗
者。此但其事。偶尔相符耳。寧有舍應窮而

佛能使富事應禍而佛能轉禍為福。曠使有神應夢寐。善決休咎者。亦人心之誠則靈。生非以佛之故也。抑或山川精靈則有之。故神惟社稷城隍可敬信。而諸佛菩薩等不可為彼所惑也。近見昇仙寺僧常將外人飢餓制縛置之高臺焚化。謂超度成佛。卦反哄愚民拜之求福。迨年枉死。何有夜極。佛若有靈。豈助若等為此劇惡。今已訪出。毀其淫祠。誅其兇僧。其逃走在外者已行。各處捕治。今後士民宜明倫理。守聖道。毋

信異端。入寺燒香。毋實行惡逆。而欲媚神以求福。燒香以蓋愆。直掩耳偷鈴。其將欺天哉。為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遵守。毋違。須至示者。此時雷道除此燒人之毒。又出示使人知聖道之當尊。佛說之為妄。民皆信服。其化大。巡聞其能保荐。推為第一。遂超陞河南布政。其後子孫累世。科甲相繼。則以其陰德及人。能闢左道之妄也。

姚大巡判掃地賴奸

熊平江記

河南登州府霞照縣有民黃士良娶妻李秀
姐性妬多疑弟士美娶妻張月英性淑知耻
兄弟同居妯娌輪日打掃如今日李氏掃地
則箕掃在李氏房明日方交與孀明日張氏
掃則箕筭在張氏房後日又付與姆李以為
常永不改易時數日前士美往庄取苗及重
陽日李氏在小姨家去飲酒只士良與弟婦
張氏在家其日輪該張氏掃地張氏將地掃
完即將箕筭送入伯姆房去意欲明日免得
臨期交付而士良亦已出外殊不知也及晚

李氏歸見箕筭在已房內心料曰今日孀娘
掃地箕筭該在伊房何故在我房中意者我
男人扯他奸故隨手帶入事罷却忘持去乎
晚飯後問其夫曰你今幹甚事來可對我說
夫曰我未幹甚事李氏曰你今奸弟孀何故
瞞我士良曰胡說你今日酒醉發酒風耳李
氏曰我未酒風只你風騷成甚明日折送你
這老頭皮休連累我也士良心無此事便罵
曰這潑皮賤婦說出沒付度話討個證做來
便罷若懸空誣捏便活活打死這潑婦李氏

曰你幹出無耻事。將打來赫我。便討個證。做
與你。今日孀娘掃地。箕帚該在他房。何放在
我房中。豈不是你扯他奸淫。故随手帶入來
乎。士良曰。他送箕帚入我房。那時我在外去。
亦不知他何故送來。怎以此事證得。你不要
說這無耻話。恐惹傍人取笑。李氏見夫陪軼
越疑是真。大肆呵罵。士良發起怒性。扯倒亂
打。李氏又罵及孀子身上去。張氏聞伯與姆
終夜炒鬧。不知何故。潜起聽之。乃是罵已與
大伯有奸。欲辨之。彼二人方暴怒。必激其廝

打。又退入房去。却自思曰。我開門。伯姆已聞。
又不辨而退。彼必以我真有奸。故不敢辨。欲
再去說明。他平素是多疑妬忌的人。反觸其
怒。終身被他臭口。且是我自錯。不合送箕帚
在他房去。此疑難洗。污了我名。不如死以明
志。遂自縊死。次早飯熟。張氏未起。推門視之。
則縊死於梁上。士良計無所措。李氏曰。你說
無奸。何怕羞而死。士良難以與辨。只遣人去
庄趕弟。及士美回。問妻死之故。哥嫂答以夜
中無故。彼自縊死。士美不信。赴縣告曰。伏告

為生死不明事。美娶張氏，素性賢淑，與兄士
良嫂李氏同屋共爨。今月初六，美因上庄，初
九日夜，妻獨在家，無故縊死。人合重事，乞究
因由。死者瞑目，生者無怨，迫告陳知縣拘來
問。張氏因何縊死？黃士良曰：弟嬭偶沾心痛
之疾，不禁苦楚，自忿縊死。士美曰：小的妻子
素無此症，若有那痛，何不叫人醫？此不足信。
李氏曰：孀娘性急，夫未在家，心痛又不肯叫
人醫，只輕生自死。士美曰：小的妻性不急，只
為人口訥怕羞，此亦不信。陳公將士良夫嬭

挾起，士良不認。李氏受刑不過，乃說出曰：我
與孀娘每輪日掃地。初九日該孀娘掃，我在
人家請飲酒，至晚歸來，箕箒放在我房內。我
疑男人扯孀有奸，故將箕箒，随手帶入房。兩
人自角口厮打，夜間孀娘縊死，不知何故。士
美曰：此可信矣。但老爺叅詳有無奸情，則生
死明白。陳知縣曰：若無奸情，彼不縊死，此欺
奸弟婦。士良該死的矣。即將拷打勒逼，招承
過了五載，其年該出適南直姚尚賢。陞河南
巡按，審重犯之獄，及欺奸弟嬭這卷。黃士良

上訴曰。今年小囚該出矣。人生世上。王侯將相。終歸於盡。死何足惜。但受惡名而死。雖死不耳。吾將訴之上帝。以白此冤。姚大巡曰。你經幾番審錄矣。今日更有何冤。士良曰。我本與弟頗無奸。可剖心以示天日。今卒陷於此。黷昧以死。使我受惡名。弟頗有污節。我弟疑兄疑妻之心。不釋一獄。而三寃。何謂無冤。姚大巡將案卷前後反覆看過。乃審李氏曰。你以箕帚在房。證出夫奸。是你明白矣。且問你當日該張氏掃地。其地都掃完否。李氏曰。前

後棟各處都掃完了。又問曰。其糞箕放在你房。亦有糞草否。李氏曰。已傾乾淨。並無糞草了。姚院乃曰。地已掃完。糞草已傾。此是張氏自以箕帚送入伯姆房內。以免來日臨期交付。非干士良扯他奸也。若是士良扯奸。則地未必掃完。若掃完而後扯。則糞箕必有糞草。若已傾糞草而後扯。則又不必帶箕帚入房。此可明其決無奸矣。其後自縊者。以己自錯。不合送箕帚入伯姆房。啓其疑端。辨不能明。汚名難洗。此婦必畏事知恥的人。故分一死。

以明志。非是以有奸為慚也。李氏陷夫於不
赦之罪。誣孀以難明之辱。致叔有不釋之疑。
啓廢婦之無良。故逼無辜於鬱死。合以威逼
擬絞。士良該省後。士美搥頭曰。吾兄平日朴
實。嫂氏素性妬忌。亡妻生平知耻小的。向日
告狀。只疑妻與嫂氏爭忿而死。及推入吾兄
奸上去。使我蓄疑不決。今老爹此辨極明。真
生城隍也。一可解我心之疑。二可雪吾兄之
冤。三可白亡妻之節。四可正妬婦之罪。願高
代公侯矣。李氏曰。當日丈夫不似老爹這辨。

故我疑有奸。若早此辨明。我亦不與他
老爺既赦我夫之罪。願同赦妾之罪。婦人愚
魯。以致妄疑。今知悔能改耳。士美曰。死者不
能復生。亡妻死得明白。我心已無憾。要他償
命何益。姚院曰。法應死。吾豈能生之。
姚院判曰。審得犯婦李氏。心多妬忌。性積
猜疑。空捏孀奸。逼雉經於五夜。妄證夫罪。
陷姪行。者屢年。同呂雉之忍心。笑指戚姬
為人彘。似武牝之毒手。強推帝子落房。則
悍牝司晨。維家之索。長舌煽佞。厲是用長。

不誅無以儆惡於后人。擬絞惟以償命於
逝者。

按前鞠官惟就張氏縊處猜情故皆以為有
奸而死姚公就從箕箒中審掃地完否有無
糞草情即昭然可辨何等明白顯易此所以
為卓見遠識可為察疑獄者之龜鑑

康總兵救出威逼

山西道大原府河曲縣生員胡居敬年方十
八父母雙喪又無兄弟家道清淡未娶妻室
書讀未高在宗室中考四等被責歸家發憤

將家資田宅變賣得銀六十兩將往南京從
師讀書至江中適風覆船舟中諸人皆溺死
居敬幸抱一木板在手隨水流近淺處得一
漁翁安意救之以衣服與換又以銀贈之盤
纏居敬拜謝問其名姓居止之處而去居敬
思回家則益貧無倚况久聞南京風景佳處
不如沿途乞食挨到那裡又作區處及到南
京徧謁朱門無肯施濟之者衣冠藍縷日食
難度乃入報恩寺求為和尚掃地燒香却又
不會和尚要逐之去一老和尚僧率真問之

曰你這沒用只會幹甚事。屋教乃曰不才山西人氏忝係生員欲到京從師不意中途覆舟行囊蕩盡故沉落至此諸事那會幹倘師父憐念賜我盤纏得還鄉井永不忘德。僧率真曰你歸途遙遠我那能贈你許多盤纏况你本意要到京從師今便歸去亦虛跋涉一番不如我供膳你在寺中讀書倘讀得好時京城內各省有人在此寄學赴考豈不甚便。居敬思在寺久處恐僧徒厭逐乃結契率真為冢父與寺中諸僧為師兄弟由是一意讀書。

書苦心探索晝夜不息過了三年自覺文章與京城才子相並遂出赴考果選取入場本科郎中高第時弘治庚子年也。僧率真亦自喜作成有功先時屋教雖在寺三年罕得去閑遊既中後諸師兄多有相請者乃得徧遊各房一日信步行到僧悟空房去微聞拱聲在上從暗處尋見有樓梯遂直上接去見二婦人在下棋兩相怪訝一婦人問曰誰人同你到此。屋教曰我信步行到此你是甚婦人乃在此間。婦人曰我漁翁安慈之女名美珠。

被長老脫娶在此。屋教曰：原來是我恩人之女。美珠曰：官人是誰？我父與你有甚恩？屋教曰：我是此寺中舉人，前來京墮水時，蒙令尊救拔，厚恩久未報。今不意得會娘子也。美珠曰：報恩且慢，你快下去。今年有一郎官，誤行到此，亦被長老勒死。若是來見你，命難保。屋教曰：悟空是我師兄，我同是寺中人，見亦何妨？又問那一位娘子是誰？美珠曰：他名潘小玉，是城外楊芳之妻，獨自行往娘家，被長老以麻藥置菓子中，與他食，因強留在別中，廣

間撞入。此來話不覺久，悟空登樓來見，強賠一笑曰：賢契何知到此？屋教曰：我偶然行來，不意師兄有此樂事也。悟空即下樓鎖住來路之門，更呼僧悟靜回來，邀屋教至一空房去。四面皆高牆，將索一條，剃刀一把，砒霜一把，遞與胡居教曰：請登賢契受用此，免我二人動手。居教驚曰：我同是寺中人，怎將我當外人相防？悟空曰：我僧家有密誓願，只削髮者是我輩人，得知我輩事，有髮者，雖親父親兄弟，不是我輩人。况契弟子，居教曰：如此，則我

亦願削髮罷。悟靜曰：你全假話。你歷年勞苦，今始登科，正享不盡富貴之時，官家又將招你入贅，有幾多好事在。你說削髮瞞誰？今不害你，你明日必害我。居敬指天發誓曰：我若害你，明日必遭江落海，天誅地滅。悟空曰：縱不害我，亦傳害我教門。你今日雖儀秦舌，也是枉然。再說一句求饒話，便動手勒死，免惱我肚腸。居敬泣曰：我受率真師父厚恩，願見一面拜誡他而死。悟空曰：你求師父救，亦是問閻王乞命。須臾，悟靜叫率真到。居敬泣跪。

曰：我是寺中人，見他私事亦何妨。今師兄苦逼我死，望親父救我。率真尚未對。悟空曰：一人之命小，寺門之法長。自古入空門，即割斷骨肉。那願私恩，任你求。率真肯救你否？率真曰：居敬兒是你命合休，不須煩惱。死後我必埋葬你在吉地，作功德，普度你來生，再享富貴。倘昔日在江中溺死，屍首尚不能歸土，那得食這幾年糧祿。你求救則死益緊。我只一句話，決救不得你了。居敬見說得硬，乃泣曰：容我緩死何如。三僧曰：若外人則不肯緩他。

在你且放緩一步。但今日午時起。明日午時
要趨舍耳。三僧出去。鎖住城門。居教獨立空
房中。只有一索懸於梁。一橙子與他觀脚自
縊。并一把小刀。一包磁霜。餘無一物在傍。屋
宇又高。四圍壁立。壁外皆牆。居教四顧詳察。
已思量在心。近晚來。以杌子。打開近牆壁孔。
取一直枋。用索係住。又用刀削壁。經為竹釘。
將杌子銓其釘。於枋柱。觀脚將索係於腰。以
枋接而上。至於三川枋上。以索吊上。直枋將
枋從下撞上。果打開一桶子。有一孔可容身。

即從此孔中。扒上屋去。時已鷄鳴。柰牆外皆
僧房。從瓦上踐。恐僧知之。欲待天明。有外人
入寺。然後從屋瓦上。走出求救。次日早。總兵
康尚德。欲候大探見時。尚大早入寺坐候。人
馬喧鬧。居教聞人。唱道真聲。即高喊救命。康總
兵令人去者。從寺瓦上。接得居教下來。向前
叙其困。撞見婦人。被僧悟空逼勒。將殺已。及
已。救接上屋之狀。康總兵即命拿二僧。其悟
空悟靜。見居教屋上喊時。早已逃走。只拿二
婦人至。康總兵審問明白。差人拘安慈揚芳。

來領女妻。時揚芳已死。惟怕安慈來。認見女兒。美珠拜謝康爺而去。潘小玉因無親人可倚。自稟康爺曰。妾夫已死。身無所歸。我與美珠處久。情投已結為姊妹。今願隨他同去。契拜安慈為義父。央他代我擇嫁。康爺亦許之。胡居敬見安慈來。整備盛筵。接他三人入宅。款待。執盞拜謝曰。小生蒙尊公救命。又蒙厚賜。此情常在心。昨對令愛。亦言之。今日已微。侍發科。素客居冷淡。愧無厚報。敬奉杯酒為謝。後日公但有事囑我。無不聽命也。安慈見

居敬青年舉人。思美珠未有匹配。乃曰。相公如有念衰老之心。衰老雖捕魚為生。家資頗有。足以自給。別不敢干求。只小女無家。倘不相棄。願獻為偏房之妾。居敬見安慈是個善人。美珠又甚有姿貌。即承許曰。小生尚未娶。如蒙錯愛。願納為正室。何況偏房乎。安慈大喜曰。今日此席。即為會親酒。莫待再有異議。小玉覺微有威容。美珠曰。妾與小玉結為姊妹。情意相投。小玉又羨拜我父。今相公如記我父舊恩。不棄小妾。願更納小玉妹為側室。

共奉巾櫛則兩成其美矣。居敬沉吟未對，李
慈又曰：妻妾最難和諧，今小女二人既相安，
願勿遺葑菲。居敬曰：但恐無此禮，不若為小
姨，別求好配，豈不美乎？李慈曰：古人有娶親
姊妹者，歐陽脩是也。况結契姊妹，何礙於禮？
且好配莫過於相公，安用別求？適間肯謂
有事囑託，無不聽命，請以此事為驗。居敬曰：
今愛固美好，小玉尤嬌媚，恐小婿無此袖，故
不敢受。今承岳丈嚴命，阿荆雅意，豈敢再辭。
即日與美、珠交拜為夫婦，定小玉為次房，好

似皇美、兩兩歸虞、燕德雙雙配，漢成、次年
居敬連登進士，除荆州推官。到夏口江上，見
悟空、悟靜，幸真在鄰船中。居敬立船頭，令手
下拿之。二僧心虧，知無生理，即投水死。幸真
跪求赦。居敬曰：汝三年供我，為有恩。臨危不
救，為無情。倘當日被你輩逼死，今日焉得有
官。以你恩補罪，無怨無德，任你自去。今後再
勿見我，便是。按安慈善心救人，因使女得良
配。悟空狼心害命，終致身喪江濱。善惡之報，
豈者差哉。

郡參政夢鍾蓋黑龍

貴州道程番府有秀才丁日中常在安福寺讀書與僧性慧朝夕交接性慧一日往日中家相訪適日中外出其妻鄧秀英聞夫嘗說在寺讀書多得性慧茶湯因此出未見之留他一飯性慧見秀英容貌美麗言辭清婉心中不勝喜慕後丁日中復往寺讀書月餘未歸僧性慧厚以銀僱二全真道士假作轎夫半午后到鄧秀英家曰你先生在寺讀書勞神心苦忽然中風死去得僧性慧等救醒高

奄奄在床生死未保叫我二人來接娘子他有話分付你鄧秀英曰何不借眠轎送他回二轎夫曰寺中長老正要送他回奈此去程途有十餘里恐路中冒風症候加重若中風再復便難救治娘子可自去看之歸時主意或接回或在彼處醫治有個親人在傍也好傍伏侍病者秀英聽得即登轎去天晚到寺直撞入僧房深處却已整排酒筵在皆新鮮美味金銀器皿如待客一般秀英曰我官人在那房願我去看性慧出曰你官人因象友相

邀去遊城外新寺。今早人來報他中風。小僧
去者幸已清安。此去有路五里。天色已晚。可
暫在此歇。明日早行。或要即去。亦待轎夫。厥
訖。娘子亦吃些點心。然後討火把去。秀英心
生疑來。然又進退無路。只飲酒數杯。又催轎
夫去。性慧曰。此轎夫不肯夜行。各回去了。娘
子可寬飲數杯。不要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
勸酒。已微醉。乃照入禪房去睡。秀英見錦衾
綉褥。羅帳花枕。件件美麗。以燈照之。四邊皆
嚴密。乃留燈在帶衣而寢。終疑慮不寐。及鐘

聲定后。性慧從背地進來。近床接抱住。秀英
喊起。有賊。性慧曰。你雖喊到天亮。也無人來
拏賊。我為你費了絕多心機。今日乃得到此。
亦是前生夙緣註定。不由你不肯也。秀英起
曰。野僧何得無礼。我寧死不受辱也。性慧曰。
娘子肯行方便。一宵。明日送你見夫。若不恰
憫。小僧定斷送你命。將埋廁中。永不出倫。秀
英喊罵。纏至半夜。被性慧行強。剝去衣服。將
手足綁縛。恣行淫污。次日半朝方起。性慧謂
秀英曰。你被我設計透來。事已至此。可削髮

為僧藏。在寺中。衣食受用。都不虧你。亦有老
公陪。你若使昨夜性子。有麻繩。剃刀。砒霜。在
此。憑你死罷。秀英思身已受辱。死則永無見
夫之日。此冤難報。不如忍柰受辱。倘得見夫。
報了此冤。然後就死。乃從其披剃。粧點過了。
月餘。丁日中來寺。拜訪性慧。秀英認得是夫。
聲音。挺身先出。性慧即趕出來。日中方與秀
英作揖。秀英哭曰。官人認不得我手。我被性
慧脫透在此。日夜望你來救我。日中大怒。扞
住性慧。便打。被性慧呼集衆僧。將日中鎖住。

取出刀來。將教之。秀英來奪刀曰。可先殺我。
然後殺我夫。性慧乃藏起刀。強止秀英入房。
吊住。再出來。要殺。日中曰。人妻被你拐。
夫又被你殺。我陰司也不肯。若要殺。可與我
夫妻相見。作一處死罷。性慧曰。你死則秀英
無所望。便終身是我妻。安肯與你同死。日中
曰。然則全我身體。容我自死罷。性慧曰。我且
積些陰功。方丈後有一大鐘。將你蓋在鐘下。
與你自死罷。自蓋入鐘下去。後秀英日夜啼
哭。拜禱觀音佛。願有人來救他丈夫。過了三

日有叅政邵一德夜夢安福寺方丈中鐘蓋
一里龍初亦不以為意至第二第三夜連夢
之心始疑異乃命轎往安福寺方丈中坐果
有一大鐘令手下扛開看有一人餓將死但
氣未絕邵叅政知是被人所囚者即令以粥
湯漸灌下一飯頃少蘇乃曰僧性慧拐我
妻削髮為僧又將我蓋在鐘下邵叅政命拏
僧性慧即時拏到但四處搜並無婦人邵叅
政再命爰搜乃于複壁中有鋪地木板公差
揭起木板有梯入地下從此梯下去乃是地

樓點燈明亮一少年和尚在坐公差叫他上
來拏見邵叅政其和尚即鄧秀英也見夫已
放出性慧已鎖住秀英乃從頭釵其先時脫
透之計到寺強奸之情後來削髮之由及已
聞聲見夫之事日夜拜祝之哭一一明白僧
性慧不能抵辨只搥頭曰死罪耳受叵教責
打

邵叅政審曰審得淫僧性慧捨要貫盈與
生貞丁日中文遊酒食微逐見其妻鄧秀
英美麗巧計橫生賺其入寺看夫強行淫

汚劫其披緇削髮混作僧徒雖抑鬱而何
言將待梳而箇報偶自中之來寺幸秀英
之聞聲相見泣訴未盡衷腸之語群僧拘
執欲行刃殺之亮懇求身體之舍全得蓋大
鍾之下乃感黑尤之被蓋夢入三更因至
方丈而開鍾餓經五日丁日中從危得活
後必亨通鄧秀英撞死復生終當完聚性
慧拐人妻坑人命合梟首以何疑群僧覺
一惡害一生皆充軍於遠衛
判訖將性慧斬首示果其助惡中僧皆焚充

軍邵叅政又責秀英曰你當日被拐便當一
死則身潔名榮亦不累夫有鍾蓋之困若非
我感夢而來救夫不為你而餓死乎秀英曰
我先未死者以不得見夫未報此僧之仇將
箇見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就誅妾身既
辱不可為人固當一死決矣即以頭擊柱流
血滿地邵叅政令人持住血出暈倒以藥醫
救死而復生邵叅政謂丁日中曰依秀英之
所叙其始之役也勢非得已其不死固欲得
當以報仇也今擊柱其死可以明志汝其收

之歸。丁日中曰：吾向者正恨其不死，以首後報執之言為假。今見其撞死，則非偷生無耻者，使不復生，則今世未別耳。幸而不死，吾其待之如初，當來世重會也。日中夫婦雙心拜謝而去，歸以木刻邵叅政之像，朝夕奉事不懈。其後日中亦登第，官至同知。按日中被囚，夢兆黑龍，固天数之未絕，然惹此禍者，非從秀英見僧留之午飯而起，蓋在日中與僧交遊，故僧乃造其家。秀英乃出見之，推原其由，不起於日中乎？故古語曰：不通僧與道，便是

好人家，良不誣也。後來脫透之計，智者不能防，入寺之奸，勇者不能避，所謂未知之何也已。然則士庶人家，為僧披剃，供僧飯佛，修齋捨寺之事，其亦可以止乎？真交計

拐帶類

余經歷辨僧藏婦人

山西大同宣府開平衛軍人廖永德娶妻賀宜娘。一日夫婦角口，因致厮打，宜娘逃回父家，路逢和尚僧水月，問其何往，宜娘答曰：妾不幸嫁個刁軍，性暴粗蠢，無故將妾揪打，今

將走回娘家去。僧長歎曰：住人偏作愚夫配，
好花枉挿野篱邊。娘子這美貌嬌姿，若嫁與
富家郎，豈不珠翠滿頭？若嫁與讀書人，必有
夫人福分。今嫁個強軍，又被他朝夕打罵，真
孤負此窈窕紅顏也。小僧不識進退，我住在
城中保元寺，衣食享用，件件不虧。只少一個
嬾人，若有娘子這樣花容，真愛惜如珠玉，處
教若觀音也。宜娘曰：我久聞保元寺僧人富
貴，只未得到也。僧水月曰：娘子若下顧，願今
日全往，真三生有幸也。宜娘曰：恐人知之，若

色不好，僧曰：我寺中大如相府，深若仙宮。僧
房禪室，無人得到，有誰知之。宜娘曰：我一孤
身婦人入寺，恐被人疑猜。僧曰：娘子肯去，我
有一計，使人不知。你在城外，待我入寺，取
長衫帽子鞋襪，裝你作男子。乘晚僱一疋馬，
載入寺去，有何不可。宜娘曰：此計甚妙。只過
數日，要送我回娘家去。僧曰：不妨。近晚來，僧
僱馬至，宜娘騎入寺去。見僧房中，果十分齊
整。水月委曲承奉，其夜禪床雲雨，倒鳳顛鸞。
好似襄王遇神女，勝如洞賓逢仙姑。後水月

愈加愛戀。軍娘遂不思歸去。過了月餘。廖永德往嶽丈賀懷智家去迎妻。懷智曰：汝妻並未到我家。何故？今日來接。永德曰：令愛月前與我相打。因逃回岳丈家。安得瞞我？懷智曰：此必你誤打死埋沒其屍。恐我告發。故先來圖賴我。永德曰：前月來你家。路人皆見。必是你改嫁與遠方客人去。故捏我打死。翁婿二人。大鬧一場。次日。賀懷智往上北路李通判處告曰：告狀人賀懷智為殺妻滅屍事。痛女宜銀嫁與刀軍廖永德為妻。豈期永德日宿

娼妓。恨妻阻諫。觸怒打死。埋沒屍首。故稱前月妻回。智家乞臺拘鄰見佐。究屍下落。死者瞑目。正倫除惡。感激上告。廖永德亦去訴曰：告狀人廖永德為逐婿嫁女事。虎岳賀懷智慣訟殃民。見利背義。寃娶伊女。宜銀為妻。日盜家財。私顧外家。九月初十。撓家角口。逃回智家。惡起狼心。背嫁遠客。捏德殺妻。有何證見。懇天嚴究。追給完聚。仁德弥天。上告李通判。各准其狀。兩拘來問。賀懷智稱永德殺妻滅屍。廖永德稱懷智背地嫁女。兩下爭辯。李

通判不能決，再拘賀懷智之鄰丘仙。廖永德之鄰伍保來開，丘仙曰：「小的與懷智同門出入，伊女並未歸來，那有重嫁之事。」伍保曰：「小的在永德屋傍，那日永德夫婦相打，是真。後走回賀家，路人多見，只小的未見他，甚將去。」李通判曰：「伍保未見去，何不報一見去者？」來做于證。廖永德曰：「彼見者，只私下說，不肯來證。」李通判曰：「你說路人皆見去，緣何不報一箇來證？」有何足憑？此必是你失誤打死，反捏岳丈重嫁，是何道理？即發打三十，開其償。

永德受刑不過，只得屈招。至次年，福建余員為下北路經歷，理冤辨枉，清廉無私。人號為余青天。廖永德且狀，令人去牒告。余經歷思曰：「婦人與夫相打，走回娘家，一說已去，一說未來，必是路中被人拐帶，吊審亦無益。即喚手下王寶、謝仁等曰：『廖永德妻賀宜娘，走回娘家，路中被人拐帶去。你等可用心替他體訪。若跟尋得出，我重賞你。』再說僧水月得實。宜娘以來，心中只是懽善，自幸有此好緣。宜娘亦梳粧塗抹，相與綢繆，眷戀其水月與一。

後生凌秀極相善。一日凌秀突入僧房，宜娘正在梳粧，聞足聲近前，即躲入床後。凌秀見鏡臺內有脂粉油蠟，笑曰：汝今日接甚表子來。水月郎答曰：猶不得你，昨晚果接一表子在此。凌秀曰：請出相見，豈不好也。水月曰：此是雛的，怕羞不肯出來。凌秀再三請曰：我是故人，與我相見何妨。水月再三辭卻曰：汝不必惱我，不如大做東道，請你便是。凌秀見堅拒不見，遂曰：你只請我不見也罷。水月遂盛設筵席相待，勸得凌秀極醉，歸到街頭，遇

妻舅江采，復邀入酒店，坐定問之曰：今日我為官事，請列位牌頭草酌一盃，正叫貧妹夫來此相倍，你在那家飲得這醉。凌秀醉后忘形，說出來曰：我往保元寺去訪水月長老。陡遇那老子，接一表子在被我撞見，梳粧鏡臺喚他，又不肯出相見。水月因請得我這醉時，皂隸謝仁在坐，聽見說寺中有婦人事，心中正要体訪，賀宜娘下落，飲了數盃，即推故起身曰：今日有公事，不得完席矣。辭出，徑往衙院中去。故詐曰：余老爹命我來點你等侍妓。

婦逐一查過，並未有妓接往在外者。三教日內，屢往寺中，打听消息，並不見踪。原來水月因被凌秀撞見粧臺之後，乃移一大倉在房中，將宜娘藏在倉中，謹護益密。外人那得知之。謝仁心不肯休，乃喚一小偷郭尾來說之曰：我聞水月長老藏金銀極多，夜則攤出看之。汝有計入他房去，先看藏在那裡，明夜同你去偷之。何如？那賊人聞說有銀，心中歡喜，乘夜扒上水月曬房屋上去，推開瓦隙，窺之。見水月執鎖鑰開倉，引一少年婦人出來，樓抱。

戲耍一番，乃解衣雙雙就枕而睡。郭尾潛下屋來，見謝仁曰：你好哄我。那賊秃倉中只藏一婦人，夜引出來，千般作趣，樓抱去睡了。那見些金銀，謝仁曰：我亦被別人所哄，說道有銀，誰知是個婦人，這遭勞動你了。待別處有好事，再撞擊你。次日，謝仁密稟余爺曰：蒙爺差訪賀宜娘下落，昨探訪得保元寺僧水月房內倉中藏一婦人，不知是否。余爺即點軍兵往寺去拏，果在倉中搜得一婦人，并水月鎖到，乃拘賀懷智、廖永德來認之。永德曰：

正是吾妻宜娘也。懷智默然無語。僧水月盪頭來救。

余帝判曰：審得僧水月未除結習，求攝俗緣，紅粉陡逢黑地，拐去寺非賽牴園，坐擁花嬌，倉豈蕊珠宮，深藏菩薩，沉淪慾海，難登兜率之天，迷戀愛河，未墮鄴都之地，合徒三年，後遣歸俗，賀宜娘私奔，難比文君，野合深慚無艷，仙房通雲雨，點污無垢佛頭，經閣鎖鴛鴦，敗壞不二門戶，將效尤果，武向企泰寺，忍捨百大金身，豈景行觀音。

故翠竹林苦脩大千佛道，合行官賣用儆，女流賀懷智捏枉殺妻，廖永德捏重嫁女，雖屬誣告，亦有可原，皆因夫妻失女之嫌，致傷舊翁舊婿之誼，少懲不合，用戒砌誣。按此公案巧處，全在哄賊去現僧房一節，故能探知藏逃婦所在，雖是謝仁之計，亦由余公一察便知。此婦在路被拐帶，嚴命跟尋，乃見踪跡，若官司不以為意，不令手下密訪，此案如何結得。故為官在恤民勤政者，以此戴典史愛和尚皺眉。

戴君寵以三考出身為袁州府宜春縣典史。八月十四夜夢見城隍送四個和尚來三個開口笑一個獨皺眉醒來疑異。次日十五同堂尊往城隍去行香見廟中左廊下有四個和尚因記及夜間所夢之事待堂尊并二三衙先行了乃呼四個和尚來問之曰你和尚何不迎送堂尊一和尚答曰本廟久住者堂迎送小僧皆遠方行脚昨晚寄宿在此今日又將別寺去孤雲野鶴何地不之故不趨奉貴人戴典史見有三個和尚粗大一個和尚細

嫩不似男子樣心中生疑因問之曰你和尚何名一個答曰小僧名真字那三個都是徒弟名如真如晦如可戴公問曰和尚會念經麼真字曰諸經卷略曉一二戴公哄之曰今是中林之節往年我在家常請僧念經保安今幸遇你四人可在我衙中誦經一日以保在官清吉即帶四僧入衙去戴公命堂上排列香花茶燭以水四盆與僧在廊邊洗澡然後誦經其三僧已洗獨如可不洗推辭曰我受師父戒從來不洗澡戴公以一套新衣服

與他換曰佛法以清淨為本那有戒洗澡之
理縱有此戒今為你改之命左右剥去偏衫
見兩乳下垂乃是婦人戴公令鎖了三僧將
如可上問曰我本疑你是婦人故將洗澡來
試豈是真要念經乃請你行脚僧乎你這淫
亂婦人跟此三僧逃走好從頭供出緣由來
婦人跪泣曰小妾是宜春縣孤村諸壽之妻
姓葛名秀英家有婆婆七十多歲舊年七月
十四晚這三和尚來借宿妾夫猪壽辭曰我
孤村貧家無床被不可以歇這和尚說道天

晚無處可去他出家人不要床被只借屋下
坐過一夜明早即去遂在地打坐諷誦經卷
妾夫見他不肯去亦憐他出家人晚具齋飯
相待開床照他去歇誰料這禿子心反取出
戒刀將妾夫殺死妾與婆心開後門將走被
他拿住將婆婆亦殺死強將妾來削髮次日
放火燒屋將僧衣僧鞋逼我同去用藥麻口
路不能叫略不肯行又將殺我妾思丈夫婆
婆都被他殺死幾回思殺他報冤奈我婦人
膽小不敢動手昨晚正是十四夜舊年丈夫

婆婆被殺之日。適值週年。他三個買酒唱飲。
妾暗地悲傷。默禱城隍。助我報冤。今老爺叫
他入衙。妾道是真個。請他念經。故不敢告。此
情早知。老爺神見。疑我是婦人。故將洗深。試
驗。妾已早說出矣。今日乃城隍有靈。使妾得
見天日。報冤雪恨。雖即死。見丈夫。婆婆於地
下。亦無所恨。戴典史曰。你後三和尚一年。污
辱已多。若不說出。昨夜禱城隍一節。我必以
你為淫賤。今日難免官責。你既云禱城隍。求
報姑夫之冤。此乃是實事。我昨夜正夢城隍

告我。今事適與夢相合。方信城隍有靈。這三
老子。天理合誅。即呈堂起文書。送葛氏還父
母家。另行改嫁。

具招申土司曰。審得真守僧如。真僧如僧
悔等。三凶全惡。六逆濟奸。晚入孤村。殺人
母。殺人子。公行大逆。謀其夫。拐其妻。僧服
僧鞋。假粧葛氏。為行脚。毒藥毒手。強驅秀
英。以遠遊。本是女流。改名如。可致難洗之
辱。徒點點。而誰訴。托不戴之仇。實冥冥而
肯報。寄宿城隍之廟。枉點禱神明。於夜中。

神果有靈來應早職之夢。經惟顯誦盡獲
妖僧之徒。舊年八月中秋三先救人拐帶
今歲仲秋十五一周服罪滅除。方見函冥
之難欺。誰謂報應之或爽。不分首從。俱正
典刑。
戴典史因拿此三僧。堂尊服其有能。大巡保
本舉荐。超陞為瑞州府高安縣縣丞。刑政愈
清。至今人猶傳頌。

黃通府夢西瓜開花
黃在中以歲貢出身。為浙江溫州府通判。清

廉明察。奸弊難欺。忽一夜夢見四個西瓜。一
個開花。醒來時方半夜。思之不知其故。次早
去拜陞官王給事。遇三個和尚。在街上說因
果。及回。其和尚猶未去。見其新剃頭。綠似西
瓜一般。因思起夜來之夢。即帶三和尚入衙。
問之曰。你三人何名。一老的答曰。小僧名雲
外。他二個名雲表。雲際。皆同師兄弟也。又問
之曰。你住居何寺。雲外曰。小僧皆遠方行腳。
隨地遊行。身無定居。昨到本府。在東門侯恩
止店下暫住。亦不在此久居也。又問之曰。你

四個和尚如何只三個出來。雲外曰：只是三人，並無別夥。黃通府命手下拿侯思止來問之。曰：昨日幾個和尚到你店，侯思止曰：三個。黃通判曰：這和尚說有四個，你瞞起一個怎的。思止曰：更一個雲中和尚，心好養靜，只在樓上坐禪，不喜與人交接。這三和尚叫我休要與人說，免人叅謁，惱亂他禪心。黃通判賺出，即命手下去拿雲中來。到見其眉目美好，貌若婦人，即跪近案，掉前泣曰：妾假名雲中，實名四美，父親賁文全及母親全并一家人。

招寶將赴任，為典史。到一高嶺處，不知是何地名，前后無人。被這三僧殺死我父母，并招寶三個，其轎夫各自奔走，止留妾一人。被他削髮，假裝作僧，流離道路。今已半年，妾忍辱苟生，正願得見官府，告明此情，報父母之冤，死無所恨。黃通府聽訖，見三僧情理可惡，各要打三十，擬以死罪。

故判之曰：審得僧雲外、雲表、雲際等同惡相濟，合謀朋奸，假託方外之遊，朝南暮北，實為人間之蠹，狗興狼心，污行不畏神明。

忍心那恤經卷。竟文。我受典史。跋涉前程。
四美身隨二親。崎嶇峻嶺。三僧。克行救掠。
一家命喪。頂史。死者拋骨山林。風雨暴露。
生者奪身。緇衲。蓬梗飄零。慈悲心。全然剝。
喪。穢垢業。休問拔除。若見清淨。如來。定受。
烹煎之譴。倘有阿鼻地獄。永墮牛馬之塗。
佛法遲。且報在來世。王刑峻。便罪於今生。
梟此群兇。方快衆忿。
申案上去。兩院繳下。即以三僧。決不待時。梟。
首示衆。又為賁四美。起文書。解回原籍。得見。

伯叔兄弟。有大商。賀三德。新喪妻。見四美。有。
貌。納為繼室。後生子。賀怡然。為黃居中。踪二。
街。嘗過一峻嶺。見三堆骸骨。如霜。怡然憫之。
命收之。葬。母賁氏。出看嶺上風景。泣曰。此即。
嘗日賊僧。殺我父母處也。乃嚙指出血。去點。
骸骨。血皆縮入。即其父母骸也。後帶回家去。
葬。而招寶一。堆骸。則為之埋。於亭邊。有石碑。
記招寶之墳。四字在焉。按賁氏。被拐之時。曾。
感夢。西氏。因得歸。嫁賀家。生一貴子。至隨子。
之任。又得收父母遺骨。此亦奇事也。人生得。

夫策括有數存焉豈偶然哉
蘇侯判毀塚
浮梁縣胡賓狀告為伐塚燬骸事山寫大陵
壘祖墳堂土豪張律倚挾官勢壞亂王法掘
墳埋憤強占風水慘將棺木燒燬燬煉骸骨
犯死生靈五口哭聲動天開墳鋤鄒總為伐
舍斧斤焚擲烟烽盡是殺人烙炮生死啣冤
號天上告張律許曰狀許為剪奸究占事祖
買胡氏山一截重價百金內有一塚未扞止

許慄祭不許復壘約有明據徒今奸惡胡官
挾勢復壘嗔阻成仇輒誣伐塚燬骸重事不
思山買三十六年墳壘一十二所前無異說
後可齋爭乞天詳准杜愒上訴
蘇侯審云胡氏賣山三十六年不為不久
張氏壘墳一十二所不為不多但茲山原
有一塚止讓胡氏慄祭不許胡氏復壘約
有舊券鄉亦有公評也今據西詞研審胡
賓不合故因先墳而妄行復壘復壘者是
爭之也張律亦不合不經官府而私自伐

棺伐棺非過舉乎各擬罪罰以塞訟端其
山其塚悉依原契毋紊

古林侯判謀山

點縣李昊六狀告為捏謀祖墓事土豪王治

九垂涎壽坑吉地挿入無由欺死喘生奪寫

父手典契吞謀祖墳開塋卜墓切父雖貧不

將祖山出典詐問于證盡係豪惡故知奸計

一設祖骸難保乞恩抹契杜害枯骨佔恩上

告王治九訴曰狀訴為刀奸脫騙事父債子

還律有定例健訟李昊六父手將山一段契

典紋銀二十兩節取無還理合照契受業殊

刀圖騙架告吞謀不思伊父雖亡干證現在

契書一紙永久可憑哭懇斧斷不遭奸騙上

訴

林侯審云山有定主謀者妄矣債有常例

負者非烏王治九只可據理取債不可執

典契而壘李昊六之山李昊六亦須代父

償銀不可昧天理而負王治九之債仰中

親速為允釋毋效鵠蚌

婚姻類

馬侯判爭娶

浮梁縣陳浩狀告為勢奪婚姻事。毒惡趙玄
玉蓋都喇虎猛氣橫飛，恃倚頓丘山之富，濟
林甫鬼域之奸，流毒一方，生靈切齒，身憑媒
妁，聘定左成女為妻。今取過門路，經惡里，豈
料立心奪娶，牙爪雲集，金鼓雷轟，鋒戈霜瑩，
喊聲震天，強搶新婚，作妾嫁奩，服飾一槩，鯨
吞勢如劫盜，王法大變，懇天法勅，上告趙玄
玉，訴曰：伏訴為奪妻大冤事。身用聘禮，憑媒
娶左成女為妻，惡豪陳浩，宦勢矣夫，越法奪

娶，搶親未遂，聽兄主唆，毒口吹禍，逞指虎為
馬之奸，捏畫蛇添足之狀，教隸升木，架空告
臺，切思婚姻先聘為主，一女只嫁一夫，遭惡
奪，告慘蒙毒螫，銜冤上訴。

鴛鴦

馬侯審云：審得趙玄玉以萬金土豪，鴛鴦
烈性，蜂蠶毒心，鯨鯢大膽，播惡一方，蓋四
凶可五，九黎可十者。左成有女，以英陳浩
既憑媒議，納采問名，此醮行一與終身無
改者。玉胡為恃強奪娶，俾一女而二天乎？
及知以英于歸，牙爪雲屯，操鋒執刃，截路

搶親罄擄嫁粧。此雖編髮窮廬，亦未有奇
禮羨如斯獠者也。此惡不懲，綱常大壞。合
行依律取供，其女判歸陳氏，仍究嫁資。

江侯判退親

建德縣周璵狀告為札法拆姻事，百年配偶，
萬古綱常。身父存日，憑媒王仕厚，傢百金，聘
定沈任女桂英為妻。婚書可據，豈期獸親不
仁，因家消乏，餌誘上門，逼寫退書，遣女另嫁。
切思夷邦尚有匹配，中國可無人倫。姻盟既
毀，律法安在。魏天法究，上告沈任，訴曰：狀誘

為超豁女舍事，身女許配周璵，終身仰望。伊
父身死未冷，嫖賭傾家，前年典田不留尺地。
今歲賣屋，不遺片瓦。黃金既盡，自寫退書，願
回財禮去訖。婚非肖子女，始二天再判成婚。
終身冤陷，乞息超豁，上訴。

江侯審云：沈任之女既配周璵為妻，金銀
可朽，盟不可渝也。璵既嫖賭，任屬太山，胡
不招贅于家，而算其放心乎。乃若逼寫退
書，遣女另嫁，此又壞法亂紀，播中國之醜
聲，俾夷狄人笑之也。雖然，夫之不幸，妻之

不幸縱使周璵消乏亦桂英之數奇耳夫
復何恨若依沈任是壞蕭何

唐太府判重嫁

德化縣朱正狀告為謀奪生妻事身娶韓盛
女為妻過門成婚無異淫豪程俊貪妻姿色
簧欺岳母接女歸寧廣金奪娶坑身失配痛
思未嫁則為伊女既聘則係身妻奪嫁受財
行同禽犢乞寃完娶正倫上告韓母林氏訴
曰狀訴為違令誣騙事女嫁朱正為妻互目
毆傷卑歸救養情急七告蒙批諭取不從因

遵執照明嫁程俊為妻惡知捏空律制泣思
阿告已經三年恩諭又非一次何得未嫁絕
無人影既嫁遂有男夫天鑒難瞞望先上訴
首唐府主審云朱正原娶韓女為妻閨門反
目岳母取回歷八年之久既不完娶又不
令嫁是坑此女子拘七然如觸藩羝也夫不
狀告三載諭取也次不從正恠有弃妻意
狀矣本縣批令改嫁是承娶者官府令承之
也嫁女者官府令嫁之也更有何辜但所
嫁財禮理合給還朱正另娶續後嗣云

祝侯判親屬為婚
石埭縣陳仲武狀首為違法結婚事舅姑姪
妹律禁成婚今弟陳仲成將妻孫氏牝雞司
晨欺夫橫恣酷信伊兄孫汝玉巧言相飾不
論舅姑干碍不用媒約婚書欺恃次女嫁兄
為娘分紊人倫礼乖律法身恐坐罪為此上
首
祝侯審云陳仲成之次女與孫汝玉之長
男蓋舅姑兄妹也律禁為婚彰已可睹今
乃不憑媒議私結姻盟是仲成不合以女

許嫁而偏聽牝雞之鳴汝玉不合令男從
親而私結文鸞之好若做桓溫之鏡臺寔
壞蕭何之法律合新離異以正典刑

喻侯判主占妻

六合縣伍春生狀告為生離事身貧無配贅
豪党俊九使婢為妻議工三年准作財礼婚
帖存證今身工滿求歸豈豪與妻恋茲恃身
打逐伊族黨虞見證活活分離見聞悽慘進
不得妻完娶退則汗血無償情極可憐叩天
作主上告党俊九訴曰狀訴為欺誣事逆惡

伍春生贅身使女為妻。靠如嫡親帶往楚地
質易。豈惡見利忘義。竊銀百兩。遠赴。召訪三
年未獲。前日潛歸。誘婢被獲。究本成伙。檢党
作證。捏詞告臺。不思盜本。久逃。召帖可據。誘
婢。誣主。律法難容。乞天正法。上訴。

喻侯審云。伍春生入贅党家。婢議工三年。
准作財禮。工既滿矣。俊九胡不遣之。婦也。
夫春生既欲得婦。必不竊銀。倘若遠逃。焉
敢再返。况伊父母恩重。兄弟倫焉。夫婦愛
深。肯為不義事。而參商其骨肉乎。固知執

召帖者。不若婚約為可憑。訟叛誣者。不若
生離者之切也。合行究婦償工。勿俟猷望。
債負類

班侯判磊債

玉山縣王九德伙告為吞騙資本事。五年刀
惡丘章借銀五兩。約限對月付還。臨期節取。
觸克反毆。切惡昔日借銀。釋進口吻。今時負
債。造路心腸。可怜血本。纖毫。豈忍奸豪白騙。
乞恩追給。永感二天。上告丘章訴曰。伙詐為
磊債。疊騙事。三年憑中黃益約借王九德本。

銀六兩每月違禁取利竹節生枝未幾換約
滾作十兩欺身無還勢奪血產心猶不痛復
行執約告臺乞審中見交誣杜騙上訴
班侯審云貧人借債而負債此貧不守分
也富戶放債而為債是為富不仁矣但債
憑代保或騙或為保人胸中自有涇渭者
合為公剖以塞訟端

孟侯判放債吞業

南陵縣吳亘狀告為姦債吞產事。腴田八畝
價值百金。閻王大戶范忠將銀俵放。違禁取

利。逐月翻美。願僕三五坐併吞食。意圖吞業。
勒寫契書。當限彼不允從。立有贖約。業吞
口。一家絕食。糧稅累賠。國朝重事。妻兒男女
如烏糞毛。告懇親提斧。斬如虛一字。斬首耳
罪。范忠訴曰。狀訴為刀騙事。梟惡吳亘借銀
三十兩。越限不還。前月內止將碗田八畝立
契。捺債身不肯受。寫有贖約。豈惡捏誣圖騙
不思債有定利。民何敢姦。業有定主。民曷敢
吞。乞准詳審。不遭欺騙。上訴。

孟侯審云。吳亘原借范忠銀三十兩。雖越

三年已還十五兩矣。范忠迺疊利磊箕遂
吞吳巨田八畝。此亦非仁者也。雖然。債負
不斬。終為禍孽。田產不吐。竟是怨叢。為巨
者。可以還過銀作利。再償范忠三十兩之
銀。為忠者。毋得執契照與。而吐還吳巨八
畝之業。庶放債者無沉債之冤。而有恒產
者。因有恒心焉。
左侯判債主霸屋。國儲重事。吳巨
祁門縣全汝亭狀告為磊債霸屋事。債有常
律。利有定額。貧借土豪。伊鳳本銀十兩。年曆

二週。還成對合。豈惡為富不仁。利上笑利。勤
寫房屋。準折業吞虎口。安身無資。飛鳥尚爾
有巢。人生豈可露宿。乞童作主。不遭慘騙。上
告伊鳳亦訴曰。狀訴為懇恩杜騙事。七筆贅
惡全汝亭借銀十兩。迄今不還。前月理取。自
將破屋二間。寫契抹債。豈應捏誣霸屋。聲告
法臺。切思取銀得屋。尋李弃桃。騙債告人。盡
蛇添足。乞臺詳審。磅究。上訴。

左侯審云。全汝亭原借伊鳳銀十兩。歷年
二週。已還對合。為鳳者。又豈應磊利疊箕。

而準折房屋也。夫晏子不毀雀藪，大宋尚
作蟻橋，鳳以債負而逐人，露宿其視二君
子，大徑庭矣。其銀既償，理勿再追。其屋尚
存，給還原主。
宋侯判取財本
貴池縣胡珮狀告為吞本坑生事，倪遂領身
本銀一千兩，貿易五載，獲利萬金，廣置基地。
與取前銀，補說分地，節哀求地，又約筭帳，還
銀。豈料迄今帳既不筭，地又不分，伊富身貧，
情極可憫。乞提給判，救濟殘生。上告倪遂訴。

曰：狀訴為妬謀重騙事。胡珮將銀一千兩，付
身營覓得失均沾，帳約兩證，五年還過一千
七百兩，親筆領存。豈豪妬買基地，計認吞本
謀分，不思明月尚有盈虧，買賣豈無得失。虎
口難填，恐遭痛嚼，乞究杜謀，上訴。

宋侯批云：付人本銀一千兩，若胡珮者，亦
扶危濟困之丈夫，還銀一千七百兩，若倪
遂者，亦知恩報恩之君子。今為一斤基地，
切齒仇爭，是二人者，又易反易覆之小人
也。仰中親速為允釋，毋以蝸角交訟鼠牙。

葉侯判取軍庄

東昌縣饒欽狀告為乞恩救伍事。祖軍邊衛存銀應伍。梟惡陸良九。說中借債十兩。一載不還分厘。致軍歸逼貧難卒辦。恐誤衛所清勾。公私受害。且軍庄非私債可比。延賴與吞騙何殊。乞追救伍。不遭坑累。上告。陸良九訴曰。伏訴為指軍轄騙事。勢豪饒欽私債滾算。剥民膏脂。舊年十月借銀十兩。今已還過十六兩伍錢。收筆可證。今又捏架軍庄。誑臺疊騙。貧財有限。虎口難填。乞提法究安民。上訴。

葉侯審云。陸良九原借饒欽銀十兩。歷年二週。已還過十六兩零。欽又捏稱軍庄勢約復告。此貪夫之徇判者也。夫債有常條。利有定額。欠債不償。雖私債亦所當追還。銀已足。縱軍庄亦不重給。借約入官。毋使滾騙。戶役類

鄭侯判爭甲首

安仁縣陳和羨狀告為懇恩均役事。鄧益久糧百餘。同宗陳教又屬蓬下甲首。身戶糧未

滿十、竭力羞役、如蚊負山、今蒙均戶、乞撥陳
教歸宗、幫貼疲役、庶若樂得均、民無逃散、上
告、鄧益訴曰、伏訴為奪甲抗差事、一軍一甲、
聖祖舊制、剖身益寡、仁爺良規、身戶甲首、止
一、陳教外無幫貼、陳和美蓬下五甲、繁盛弊
書、陳和美冒認陳教同宗、過都爭扯、不思兩
版方可成牆、獨木焉能支厦、乞憐疲役、殄惡
安民、上告、

鄭侯審云、鄧益錢糧百石、而甲首惟一、陳
和美糧不滿十、而甲首五焉、今陳和美以

陳教同宗、求撥歸戶、亦非過舉也、但鄧益
之米、視陳和美之米、雖多、而甲首甚寡、陳
和美之米、視鄧益之米、雖寡、而甲首甚多、
似亦相當、可以無撥、

杜侯判甲下

都昌縣吳全伏苦為頑甲、指差事、身充三甲
里長、奉公併納糧差、疊票嚴催、揭債賠納、豈
甲下余銑怪全催緊、反肆兇毆、切思官限不
遠一月、惡指已經一年、拒頑撓法、實為梗民、
乞臺嚴究上告、余銑訴曰、伏訴為虎里害民

事積害里長吳全郡中翼虎生事害民身係
帶管甲首遭騙吮髓頻索酒食殺尽雞鴨催
收糧差重秤遠額今又額外加征民不堪命
號天上公訴

杜侯審云余銑者吳全之甲首也全以指
差訟銑而銑以過征訟全是魚目蠟珠昆
於一貫者也及查銑之收帖累歲糧差各
完之早者可為拒措乎意者全之撓法額
外加征而釀成雀角之禍耳雖然法無兩
坐措差之情既虛過征之罪當究

高侯判脍里役

建德縣鄧阿金狀告為懇恩豁役事視賊貪
差國朝良制阿夫原產二十石悉賣與周誼
等死時已無寸土今蒙食役手足無措阿痛
產罄貧極日食艱難幼男七歲年登啼飢戶
衆隣面可審乙拘承產人戶照稅朋充庶得
權宜濟變存活孤寡上告

高侯批云鄧阿金糧雖在戶田實已賣今
係里役尚可以四旬寡孀七歲孤兒累之
也仰拘承業人戶照稅叢充庶免隔泣

熊侯判板杜屐報
東鄉縣鄭烜狀告為乞均苦樂事身與左亨
經收兌米開局已經半載人戶十無二納上
司提解甚嚴蒙責措賠敢不遵命思亨既共
經收合均苦樂乞提用賠庶不傾家誤國上
告左亨訴曰狀訴為蠹國殃民事鄭烜與身
經收兌米出入皆伊過手身無毫干豈忍侵
剋花費上司提解數目十無二三蒙責賠充
反行板杜思身雖共經收伊獨典守龜玉毀
積外將誰歸乞查厥簿超駁無辜上訴

熊侯審云鄭烜經收兌米左亨為副上司
提解甚嚴及查厥簿各戶之米十登八九
而倉中之數十無二三究其所以實鄭烜
侵剋而花費之也與享何辜夫米係烜收
則係烜賠必欲杜享用納是猶越人沽醪
而妄與秦人索價也雖然烜也侵剋亨豈
不知所不合者知情弗舉耳他罪無及
桂侯判亮收

洛陽縣在典狀告為侵官害民事里長馮全
勢吞丁口銀兩坑身典家充賠陷貧徹骨情

極可憐。乞提追給。還債救命。上告。有端。計
桂侯審云。親差一歲一納。朝廷重務。今馮
全以法律等井髦。兆收丁口銀十二兩。致
坑在典充賄。此國之蠹。而民之蠹也。合行
嚴究。殄此刀風。聞馮類
馮侯判姪馮叔
德安縣左珊六狀告為馮尊折齒事。惡姪武
孫假銀削剝成家。縱放耕牛。食踐度荒麥菜。
嗔出怨言。逞克反馮打落門牙。血流暈地。絕

死。幸左連救。馮叔分嚴傷齒罪重。懇究如
律。上告。左武孫訴曰。狀訴為恩拔。誣陷事。疾
叔左珊六。賒布二疋。取策觸怒。大杖加馮身。
急慌逃。叔趕蹶跌。自落門牙。不思大可壓小。
早不抗尊。折齒重究。民擔不起。乞天分。訟上
訴。

要侯審云。左珊六種麥度荒。一家待命。而
麥壞牛口。則剗肉。心頭矣。怨言罵詈人情
乎。武孫就不合顛倒網常。以徑馮叔。甚且
打落門牙。此又罪之不可赦者也。但彼云

取銀觸毆蹶跌自落夫欠債豈有毆人之心平地亦非滑跌之所罪不可掩依律取供

駱侯判毆傷
郊門縣何松狀告為急救二命事身於舊年揭借命平九本銀二兩幸未及期還過三兩收帖存證豈惡姦利執約復騙理論觸怒唱僕叢打傷顛可驗弟梅急救復被折肱任思明等救證二命懸絲水米不進乞提法究臨危哭告駱侯准快解拘命平九以打傷二人

是真恐難脫罪故託人議和息何松不允屢催解趕拏平九賄解沉匿何松又直快曰狀催為抗提契殺事充豪命平九截打兄弟重傷醫生驗明七牌廠提契抗不到仁臺視民瘼為猶傷充堂藐官牌同故紙以致在歇家則調養無人欲撞歸則審理不便即日血暈時沉朝不保暮還延局死上負慈仁哭告命平九訴曰快訴為訴冤陷騙事梟惡何松約借贍軍銀兩越限不還坐取觸恨哨弟何梅檢身搽地槌石亂打渾身寸節有傷幸某救

歸幾死二次。惡反訴傷二命。蒙解七捉。病莫
越床。今幸死。救回生。匍匐上訴。罪狀不
平。駱侯審云。命平九為富不仁。剝民肥己。蓋
流毒一方矣。今因逼債毆人。破何松之顛
傾折。何梅之肱七。拘不出。此又撓法之甚者
也。尚且展晷。錯智囊。弄蘇秦舌劍。捏補遺
打致病。抵塞前愆。殊不知平九之傳慘。只
憑伊口談。而松梅之傷痕。則經予目驗也。
合殄刀風。擬罪如律。朱侯判墮胎。

青陽縣施朝。狀告為毆命墮胎事。禍因蔣石
與惡許鳳互毆。鳳怪言公觸怒。奮打孕妻。急
救。被踢。胎流血。憤地。幸何幹扶回。墮下男傷
孩。妻危。朝露。即令保辜。驗胎正法。上告。許鳳
訴曰。狀訴為捏誣。陷命事。身與蔣石爭碓。相
毆。極惡。施朝。助亮。叢打。槍奪。網帽。隨杖。里長
勘証。惡虧。計置。偽胎。誣飾。杖。陷。乞。臺。電。燭。不
遭。奸。害。上。訴。

朱侯審云。爭碓而廝毆。細事也。踢婦而墮
胎。則罪重矣。若云計置偽胎。此帶血孩子

從何處得來。合繩以法。毋得他辭。

繼立類

艾侯判承繼

合肥縣周珮狀告為懇撫存亡事。春殊重繼
祀之典禮。律無滅祀之條。房第周珮四世單
傳。不幸無嗣。處沒遺產。數十各房。叔姪睥睨。
弟媳女流。竟無張主。遂致紛爭。勢如朝露。祖
宗祭祀久缺。三喪暴露。荒郊身等難容。坐視
謹具宗支圖呈乞賜選繼庶祀產有主人鬼
沾恩。上告。

艾侯審云。周珮死無後胤。以二三十之遺
產。起六七家之紛爭。尊長呈圖選繼。亦良
舉也。歷觀世系。周珮屬長元子伯謀。固自
承宗。挑而次子伯謨。齒尚長於喪房者。合
選承立。庶得周珮無子而有子。而珮之婦
亦不曰奴輩利吾財耳。

林侯判繼子

萬幸縣陸明狀告為逆天教父事。原身無子。
繼立族弟謝。次子細亨為嗣。恩撫長大。嫖賭
此為嗔身。誠諭扭身。此打毀落門牙。暈死。彼

幸妻救逆，虧逃閔，乞提戾鞫，扶正大倫，上告。
陸細亨訴曰：伏訴為鏡，拔冤誣事，撲打之賊。
亘投明死，^原厚父繼身為子，協力創家，後娶庶
母，生嗣，枕言讒害，止因失裙小故，捉身毒打，
以手揪髮，用口咬肘，透骨痛極，誤扯門牙，母
心妬害，峻父告臺，哀乞作主，提按奎魚，上訴。
林侯審云：審得陸明先立細亨為嗣，蓋移
姪作子，易伯稱父，其愛未必不厚，但娶妻
生子，而簧惑於枕言，亦人情乎？今以落牙
之故，訟子大逆，殊不知明之落牙，明之交

肘落之也，但知亨不合，不笑受刑，貴面生
怨言耳，雖然無子而繼立，有子而趕逐，此
似為以古蓄禦冬者，今後宜盡父道，若細
亨不契，敬起孝罪，當^重懲。

龔侯判羨子生心

南陵縣曾祥狀告為逆叛事，身老子故，將媳
李氏，憑媒招孫育，券老一毫財禮，身並未索。
過門三載，撫若親生，豈今頓起禍心，毀倉盜
穀，啟篋竊衣，私運財物歸家，不怜孤老恩，將
仇報老，命恹惶，懇天究治，上告孫育，訴曰：伏

訴為兩難事。母生二子，第幼繼伯身貧未婚。
憑媒入贅，曾祥媳為妻，工三載作聘工。滿
求歸，觸誣逆叛，痛思家貧母老，再無次丁。欲
終事，祥棄母則不孝，欲歸養母替羨則不祥。
情極兩難，叩天裁駭，上訴。

龔侯審云：曾祥子死，以媳招孫育為妻，遂
欲強留養老，此所謂出因而誘雉者。豈知
母子天親也。祥安得以無子之媳而霸係
有母之子哉。但入贅之初，不索財禮，祥之
恩亦育所當報者。合給銀五兩，以贍殘年。

其婦從夫，祥勿留阻。

蔣府主判庶弟告嫡兄

京縣洪榕狀告為倚姻吞庶事。母有嫡庶子
無親疎，父遺財產理合均分。嫡兄椿減倫欺
庶，強占家財，搶契霸田，封倉奪穀，什物器皿
一皆鯨吞。反嗔理論，毒手毆打，幾死。母子恓
惶，哀徹心髓，苦口啣冤，上告。洪椿訴曰：狀訴
為逆，誣犯義事。父遺財產身與弟椿均分中
親族長立闔眼同花押，豈弟花酒迷心，賤價
潑賣。伯諫被辱，母誠遭忤。族長可審身思父

昔創業弟忍輕棄用價贖回繳弟賣契存證
晉吞何物乞電分單上訴
蔣府主批云洪椿洪榕嫡庶兄弟閭分父
產憑族公裁但洪榕戀花酒若其貽棄父
業如敝屣洪椿用價贖回蓋買弟已賣之
田地也豈倚嫡吞庶云云雖然以兄弟而
構訟實自相魚肉者茲念洪榕無產聊槩
原椿報二石補之榕再亂為許族共殛

按察司批保縣官

臨漳縣孝民章喬等二百餘人連金狀保為
叩天從民事跡主吳倫寬明仁恕政令肅清
蒞任甫及三月萬民翹首更生詎意流賊入
境毒害生靈公私宇舍悉成灰燼致蒙提究
官難逃法但緣本縣地方城無櫓樓遇難實
難固守民怯金鼓見敵誰敢爭先一人却死
何能破賊事窮勢促坐受天殃今聞按法當
去士民如失父母伏乞俯從民欲曲賜保全
之恩據法原情普撫瘡痍之衆舉邑沾恩老
幼銘感連名上保

按察司批云吳知縣既守臨彰一方保障
胡乃縱賊入境荼毒生靈焚燬官舍既無
嘉山之戰又乏睢陽之守是有玷于官箴
者第以蒞任三月遽聯民心今聞按法當
去隱然有借寇之風非善於撫字者不能
如是也合從民欲聊為曲全
孫代巡判妻保夫
安仁縣王氏狀告為釜魚乞命事仁命巡省
一方奸回喪膽阿夫不良因自作孽冒犯天
臺雖云喪口燥金敢謂縲紲非罪憲度如肯

海涇良人豈終馮婦乞轉堯天回舜日泣禹
囚解湯網置此子於度外容周處以自新如
再妻兒同罪上告
孫代巡批云昔班昭上書而兄寃白縱縲
贖罪而父刑釋今王氏為夫犯罪以死哀
保是與趙妹淳于女事相恍惚也仰府体
情釋放許令自新
大興縣鄧察院批母脫子軍
樂平縣張氏狀告為乞恩赦宥事阿男遭訪
枉擬軍罪痛阿早孀僅男一腋男今遠配與

死為鄰阿獨荒居終作溝殍一罪而累及兩
命母子死各東西情極可憐阿舍固不足恤
夫脉竟絕無傳乞復國典特垂好生超豁
母子緣命感恩刻骨上告

鄧察院批云弊書全盛嚇詐人命贓銀五
十兩擬以軍罪夫復何辭第伊母孀居年
躋七十更無兄弟可賴若遠配是不能終
母養又且絕宗祀也故依鄧侯律盛之罪
若不可赦論司馬法盛之罪亦所當原仰
本府查審發落

同執照類

余侯批娼妓從良照人氏
安仁縣娼妓柯翠樓告為額天超拔批照事
塞生不辰賣落胭花趁錢則龜媽用度構禍
則緣命承當思至伊門已經一十二載扣償
伊債矣噫三百餘金不遂從良終無結果懇
天賜照張主庶免生為萬人妻死作無夫鬼
為此銜恩上告

余侯批云妓者沉酣胭粉籠終構欄或一
名易一夫而含羞解金扣帶笑吹銀燈良

有由也。今柯翠樓志欲從良，棄秦樓之風，月罷巫山之雲雨，撒章臺之楊柳，終身仰事一天，此妾之覺而醉之醒者，合與執照。任其所從，或亦入妻妾於其夫。景寧縣孫氏告批照為懇息，起寡事。阿苦上無公姑，下無子女，不幸夫故，家貧，鰥叔備外無銀買棺，借銀伍兩，殮用。債主坐逼，阿無來路，守制無衣無食，不守，恐人刀蹬，乞察鰥寡同屋，不便，賜照准，適起生感德，上告。

江侯審云：婦人從一而終，禮也。孫氏夫厄家貧，上無公姑可恃，下無子女可從，亦欲律以常道，難矣。况嫂叔同屋，叔鰥嫂寡，嫂果曹令女子，叔果曹男子乎？合與執照。聽其二天。

閔侯批杜後絕打照

鄱陽縣陳積告批照為預杜後患事。朱才等打傷族命，蒙恩公判，痛念彼強我弱，彼喪我寡，衝要之處，終不能以飛渡，往來之人，勢有難於影行，幽僻之處，豈必皆有干證，與其遭

禍而煩官孰若先時而杜禍乞批執照永絕
禍胎上告
閣侯批云量非師德孰能唾面自乾德不
夷齊豈得不念舊惡朱才毆傷陳積被告
受刑倘區區報復積也寡不敵衆矣茲欲
杜禍合與執照庶智壽不斃族人于塗耶
歌不納齊懿于竹
湯縣主告給引照身
江山縣游揚狀告為給引便照事伏覩設閑
將以禦暴文引不給訊察難憑身帶貲本前
往南京生理旅途往返不無閑津盤詰告乞
文引以便照驗庶使奸細不致混淆商路程
限免為留難上告

湯侯即批云秦關燕壁路阻且長倘非棄
繻生未有不苦於盤詰者今游揚留易江
湖非區區守故園而老者與以執照庶身
有照驗閑無留難矣
唐侯批和息狀
東鄉縣尹和等具息為便民息訟事伏覩律
令不願終訟者聽有邵智蘇儒先後具詞告

府蒙送臺問理各犯初二日解到一觀仁化
遂劾虞芮二犯悔悟耻為頑民身等冒昧懇
乞俯從宥罪准和息訟民俗還淳連名上告
詹侯批云成有敵有毀而成亦缺鷸蚌持
蚌死而鷸豈生故觸蠻蝸角吳越會稽非
有德者所樂道也今邵智蘇儒平心息訟
是易仇為恩返薄為淳者合聽其自便
刑旌表類

曾處按表揚貞孝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有民章達德家貧淡娶

妻黃蕙娘生女王姬天性至孝言動慎默遠
德有弟達道家殷富娶妻陳順娥德性貞靜
又買妾徐妙蘭皆美而無子達道二十五歲
卒達德有意利其家財又以弟婦年少無子
嘗託順娥之兄陳大方勸其改嫁順娥欲養
大方之子元鄉為嗣以繼夫後誓不失節達
德以異姓不得承祀竭力阻當大方心恨之
順娥每逢朔望及夫生死忌日嘗請龍寶寺
僧一清到家誦經追荐其夫亦時與之言語
僧一清歸謂徒弟明通曰章娘子嘗請我誦

經與我說話莫非有意於我乎若再到他家
定要調戲之明通曰章娘子貞節有名師父
不可起此念若他喊罵起來不惟塞了誦經
路頭又且惹禍他大伯建德是個無禮人必
不與我寺千休一清曰不妨婦人無夫身家
無主怕他甚的過幾日順娥夜夢丈夫啼哭
又遣人來請誦經超度一清曰徒弟你不信
章娘子有意於我今日不是時節怎麼詐稱
夢見丈夫又請我誦經必是好事來也明通
曰師父要幹此事我不敢去一清令來人先

担經擔去隨後便到其家見戶外無人一清
直入順娥房中去低聲曰娘子屢召我莫非
有憐念小僧之意乞今日見捨恩德廣大順
娥恐婢聞則醜亦低聲答曰我只叫你念經
豈有他意可快出去僧一清曰娘子無夫小
僧無妻成就好事豈不兩美順娥曰我道你
是好人反說這臭口話我叫大伯懲治死你
一清曰你真不肯我有刀在此順娥曰救也
由你我何等人你敢無禮正推開要走出房
被一清抽刀砍死房中一件衣服將頭裹取

出藏。在經搭內。後出來在門外。叫章娘子。無人應。再叫二三聲。徐妙蘭乃出來。一清曰。你家叫我念經。故我教來。妙蘭曰。今日正要念經。我去叫小娘來分付你。一入房去。見主母殺死。苑鮮血滿地。連忙走出。叫曰。了不得也。小娘被人殺死。隔舍達德夫婦聞知。即馳來看。尋不見。各頭各驚訝。不知是何人殺。只緣經搭先相到。放在廳內。一清惟空身在外。坐。那知頭在經搭。所謂樓遠不搜近也。達德乃發落。一清去曰。今日不念經了。一清將經搭担去。

以頭藏於三寶殿後。一發無踪了。妙蘭遣人去叫陳大方。未。外人唧噥。都疑是達德所殺。陳大方赴曾處。梅處告曰。狀告為殺命吞家。事痛。妹陳順娥嫁夫章達道。夫故無子。妹誓守節。詎道狼兄達德。思吞家財。逼妹改嫁。拒不肯從。被惡殺命。將頭藏匿。冤慘異常。因節致死。屈抑無伸。殺命併家。滔天惡逆。懇臺法斷。正惡償命。哀告章達德去。訴曰。狀訴為仇。虎機陷事。喇虎陳大方。慣訟殃民。案卷山積。謀將伊子元卿。繼德亡。弟達道德。恐亂宗。執

拒致仇不幸弟婦順娥被賊殺命盜去首級
方挾仇誣德殺命吞家切弟婦守節有光章
門何忍成害弟既無子業終歸德何用早吞
乘機中傷懸捏陷善長天劈誣免遭坑害哀
訴曾巡按將二狀批府提問昌知府拘集來
審曰陳順娥何時被殺陳大方曰是早飯後
日間那有賊敢殺人惟連德在鄰有門相通
故能殺之又盜得頭去倘是外賊豈無人見
昌知府曰順娥家更有奴婢使用人否大方
曰妹性貞節遠避嫌疑並無奴僕只一婢妙

蘭倚婢所殺亦藏不得頭也昌太府見大方
詞順便將連德抄挾勒逼招承但頭不肯認
審訖即解報巡按曾大巡又批下縣曰仰該
縣詳究陳順娥首級下落結報時尹知縣是
貪酷無能之官只將章連德拷打限尋陳順
娥頭且哄之曰你尋得來頭與他全體去葬我
便申文書放你累至年餘連德家空如洗德
安日與女紡績刺綉及親鄰哀借狹度盤纏
女玉姬性孝放因無人使用每日要自送飯
見父必含淚垂涕問曰父親何日可放出達

德曰尹爺限我尋得順城頭來即便放我王
姬歸對母曰尹爺說尋得孀娘頭出與他去
娶便放出我父親今眼眼究年餘越無踪影怎
麼尋得我思父親牢中受盡苦楚我與母親
日食難度不如待我睡着母親可將我頭斫
去當孀娘的送與尹爺方可放得父親母曰
我兒你話真當要父亦一命你亦一命怎麼
將你命贖父命你今已十六歲長大了我意
要將你嫁與富家隨為妻為妾多索幾兩聘
銀將來我二人度日着時保活女曰父親在

牢受苦母親獨自在家受餓我安怎嫁與官
家自畜飽煖况得聘銀若食盡了頭又尋不
出父親命終難放那時我嫁人家是他人婦
怎肯容我歸贖父死今我死則放得父供得
母是一命保二命若不保出父親則父死牢
中我與母必不嫁人亦是餓死定矣我思已
決母親若不忍殺我便去縊死望母親研我
頭去當孀娘的放出父親死無所恨母曰我
兒你說贖父雖是我安忍捨你况我家未曾
殺孀娘天理終有日明白且柰心挨苦再不

可說那斬頭話。母逐步嚴守過了幾日。玉姬幾
不得縊。乃給母曰。我今後母命不須防矣。母
防亦稍懈。未訖而玉姬縊死。母乃解下枕屍
在版。慟哭一日。不忍釋手。不得已。持起刀來。
又放下數次。割不得下。乃思曰。吾女乃孝女。
若不忍割他頭來救不得父。他亦枉了一死。
地下亦不瞑目。遂焚香祝之曰。你今舍命救
父。吾為母不能救你。願來生爾為吾母。吾為
爾女。亦以孝心報你也。斬頭從爾之意。實非
出於母之心。祝罷。持刀來斫。終是心酸腸斷。

手軟膽寒。割不得斷。着用幾刀。方能割下。其
刀痕錯亂。母持起頭來。一痛而絕。頃刻復蘇。
乃脫自己身上淨衣。裹住女頭。明日送在牢
中。與夫。夫問其所得之故。黃氏答以夜有人
送來。想其人念汝受困之久。故送出來也。章
達德以頭交與尹。尹知縣自喜。能賺得順
娥頭出。此達德所殺是的矣。即坐定死罪。將
達德一千人。解上巡按。曾大巡取頭上驗見。
頭是新砍的。即怒達德曰。你殺一命。亦該死。
今又在何處殺這頭來。順娥死已年餘。頭必

臭腐。此頭乃近日的。豈不又殺一命乎。達德推妻黃氏得來。曾大巡將黃氏拷問。黃氏哭泣不已。欲說類次說不出。大巡怪之。先問徐妙蘭。妙蘭曰。黃氏跟尋我主母頭。並不見踪。本縣尹爺跟究得急。他女王姬最是孝順。見父苦母餓。愿自縊死。叫母將頭來。當母再三阻之不得。既死。又不忍砍。今此頭刀痕碎亂。實玉姬的也。達德夫婦一齊大哭。曾大巡再取頭看。果是死後斫的刀痕。並無血蔭。不覺亦下淚歎息曰。人家有此孝親之女。豈有殺

人之父。再審妙蘭曰。那日早晨有甚人。你家來。妙蘭曰。早晨並無。早飯後有念經和尚來。他在外叫我出來。主母已死了。頭已不見了。曾大巡開達德輕監收候。分付黃氏常往僧寺去。祈筭許愿。倘僧有調戲言。可問他討。此頭必得之。黃氏回家。不時往龍寶寺。或祈籤。或祈筭。或許愿。哭泣禱祝。願尋得見順娥的頭。往來慣熟。與僧言語。僧一清留之。午飯挑之曰。娘子何愁無夫。倘死便再嫁個好的。黃氏曰。死則可嫁他。不死又嫁不得。被他牽陷。

住。一清曰：他終是死的，你不如尋個好處，落得自快樂。倘他坐牢一世，你只恋他，豈不誤了青春空耽。餓黃氏曰：他也不說嫁人也。既不肯娶犯人之妻，正沒奈何。一清曰：娘子不須嫁，只肯與我好，也濟得你衣食。黃氏笑曰：濟得我道好，若更得神佛保佑，尋得嬌娘頭來，與他交官得減死問徒去，亦好。一清見肯允，即來扯之曰：你但與我好，我有靈牒，明日替你燒去，必牒得頭出來。黃氏半推半就曰：你今日先燒牒，我明日和你好，若牒得出來。

莫說一次，我誓願與你終身偷情矣。一清引起慾心，索抱要奸。黃氏曰：你無靈牒，只是哄騙我這件，你要有法，先牒出頭來，待明日任從你飽，不然我豈肯送好事與你。一清此時慾心難禁，曰：只與我好，少頃無頭也，變個與你。黃氏曰：我物現在，與你悔得，你變個頭來。即與你今日飽，若與你過手了，將你還和尚頭當麼？我不信你騙。一清急要那件，不得已，說出曰：二年前有別個婦人來寺，一行腳奸之，不肯被他殺了，頭藏在三寶殿後，你不從。

我亦救你湊雙肯從就將那頭與你當黃氏
曰你粧此事嚇我就先與我看然後行事一
清引出示之黃氏曰你出家人真狠心也十
清又邀懽黃氏推曰適間與你閉講引動春
心真是肯了今見這枯頭嚇得心碎魂飛全
不愛笑決定明日罷一清是他親教的豈不
虧心亦曰我見此亦心驚肉戰全沒興了你
明日千萬來不可失約黃氏曰我不來你來
我家也不妨要我先與你過手隨後你送那
物與我黃氏歸召章門絕人教他直入三空

殿後搜出頭來將僧一清鎖送按院一扶
認招出實情曹院判曰叅看得陳順娥大節無瑕凜也
一清王潔章玉姬孝心純篤昭也地象天
經慨慷殺身不受妖僧漫穢笑容自縊要
為嚴父解勞敦一本事一天賡捐舟蓼莪
而不泰明大節全大孝比共姜緹索而有
光孝德鎮乾坤有裨世教貞心昭日月石
振家聲是宜豎之碑坊表揚貞孝培風化
更合立之祠宇裡祀春林慰死靈陳大方

罪坐招誣是自取也。章建德災出無妄，合
省發之。尹知縣橫威制人，陷無辜於死地，
才力不及，僧一清行強殺命，仍怙終而不
悔，梟首猶輕。惜全大者，其罪與一而
判訖，即押一清斬首，不待時決，再仰該縣為
陳氏章氏豎立坊牌，賜之二扁。一曰慨慷完
節，一曰從容全孝。又為之拆章建德之宅，改
立貞孝祠，以建德田產一半入祠，供四時祭
祀之用，仍與建德掌管，不半年而祠宇告完。
各官都去行登祭曾巡按贈扁於祠曰：一門貞

孝，願守道，贈扁曰貞烈。純孝，昌太府贈扁曰
孝義懿德。人皆仰羨。二氏之貧，又補曹院之
仁明，能慎獄，得情也。

謝知州旌獎孝子

山東高唐州民婦房瑞，年十六歲，嫁夫周大
受，至二十二歲而夫故，生男可立，僅週歲，乃
苦節寡守，辛勤撫養，不覺可立，已十八歲，能
任薪水耕農，供母甚孝。鄉鄰稱服。房氏
自思子已長成，惜乎家貧不能為之娶婦，傭
工所得，僅足供我一人。若如此終身，則我雖

能為夫守節而夫終歸無後反為不孝之大
乃焚香告夫曰我守節十七年心可對鬼神
並無變志今夫若許我守節終身隨賜聖陽
二筭若許我改嫁以身資銀代兒娶婦為夫
繼後可賜陰筭擲下果是陰筭又祝曰筭杯
非陰則陽吾未敢信夫果有靈謂存後為大
許我改嫁可再得一陰筭又連擲二陰房氏
曰夫心與我同許我嫁矣乃囑人議媒子可
立泣阻曰母親若嫁當在早年乃守兒到今
年老改嫁空費前功必是我為兒不孝有徒

養不周處該得萬死憑母親筆撻兒知改過
房氏曰我今三十八歲再嫁猶未老更過二
十年是真老矣我定要嫁你阻不得上村有
富民衛思賢年五十歲喪室素聞房氏賢德
知其將改嫁即託媒來議媒人曰衛老官家
甚豪富但年紀長得十二歲他是老實人叫
我不要瞞教請待下何如房氏曰年長何妨
但要出得三十兩銀便可衛思賢慨然以銀
來交房氏謂子曰此銀你用木匣鎖封住與
我帶去鎖鑰交與你我過六十日歸來看你

可立曰兒不能備衣粧與母豈敢交母銀憑
母意帶去兒不敢受鎖鑰母子相泣而別房
氏到衛門兩月後乃對夫曰我意本不欲嫁
柰家貧欲得此銀代兒娶婦故致失節今我
將交銀與兒為他娶了婦便復來也思賢曰
你有此意我前村佃戶呂進祿是個朴實人
有女月娥生得在重有福相今年十八怯與
你兒同年我即為媒去議之房氏回兒家謂
可立曰前銀恐你浪費我故帶去今聞呂進
祿有女與你同年可將此銀去娶之可立依

命娶得呂月娥入家果好個莊重女子房氏
見之懽喜看兒成親後復往衛門去誰料周
可立是個至孝執方人雖然甚愛月娥笑容
款洽却不與之交合夜則帶衣而寢月娥已
年長知事見如此將近有一年不變不得已
乃言曰我謂你憎我又似十分相愛我謂你
不知事你又長大說來又曉得了何如舊年
四月成親到今年正月將滿一年全不行夫
婦之情你既不先邀我我今要邀你雲雨惟
合不由你假志誠也可立曰我豈不知少年

夫婦樂意情濃，奈娶你的銀，是嫁母的，我不
忍以賣母身之銀，娶妻奉衾枕也。今要攬得
三十兩銀，還母，我方與你交合。呂氏曰：我你
空手作家，僅足度口，何日積得許多銀，豈不
終身艱寡乎。立曰：終身還不得，誓終身不可
交。你若恐懼青春，憑你另行改嫁，別處懽樂。
呂氏曰：夫婦不和而嫁，亦是不得已。若因不
得情欲而嫁，是狗彘之行也。豈忍為之。不如
我回娘家，與你力作，將銀還了，然後歸來完
聚。若供我了銀，越難積。可立曰：如此可好。將

妻送在岳丈家去。至辛冬，呂進祿將送女
婿家。月娥再三推托不去。父怒遣之，乃與母
達其故。進祿不信，與兄進壽叙之。進壽曰：是
真也。日前我在姪婿左鄰王文家取銀，因問
可立為人何如。王文對我道：那人事母是孝
子，對妻是痴子。說他以嫁母銀娶妻，未還母
銀，不敢宿妻。只那妻亦貧德，惟小心勸他，可
立說嫁妻又羞嫁。今正月送妻往迺岳家，至
今不肯去接。以我所聞，與女姪之言相合，則
此事乃真也。進祿曰：我家若富也，犯我兩叻

他還其母銀。我又不能自給。女又不肯改嫁。在我家也。不是了。進壽曰。女姪既貧。淑姪婦又是孝子。天意必不久。因此人。我正為此事。已取進銀二十兩。又將田典當十兩。共湊三十兩。與女姪去。他後有還我亦可。無還我。便當相贈孝子。人生有銀。不在此處用。徒作守錢虜。何為。月娥得伯父此銀。不勝歡喜。拜謝而歸。父命次子伯正送姐到家。伯正便回。月娥歸至房中。將銀排桌上。看了一番。數過幾件。又收置。覓厨內。然後入電房炊飯。誰料

右鄰焦黑在壁穿中。窺見其銀。從門外入。偷去。其房門雖響。月娥只疑夫歸。入房不出。來看。少頃。周可立歸。即入厨房見妻。兩人皆有喜色。同午飯後。妻入房去。不見其銀。問夫曰。銀你拿何去。夫不知來歷。問曰。我挈甚銀。妻曰。你莫挽我門。伯父借銀三十兩。與你還婆婆。我數過二十五件。青油帕包。置在卓厨內。怯。終你進來。房門響。是你入房中。尋去。反要故意惱我。夫曰。我直進厨房來。並未入睡房去。你伯父甚大。家有三十兩銀。借你真着。

你學這見識來。故面賴我。要與我成親。我誓
定嫁你。決不落你圈套。呂氏曰。原來你有外
交。故不與我成親。今拿我銀去。又說嫁我。是
我將銀僱你嫁也。且何處討銀。還得伯父。可
立再三不信。呂氏思今夜必然好合。誰知過
着此變。不勝忿怒。便去自縊。幸得索斷。跌下
隣屋。都聞得呂氏夫婦為銀角口。又聞呂氏
自縊。焦黑心虧。將銀摺於腰間。繞走出大門。
被雷打死。衆人聚看。見焦黑燒似搯拙。衣服
都盡。只帽頭摺一青油帕。全未燒壞。有胆大

者。解下看何物。則是銀。數之共二十五件。衆
人皆曰。可立夫婦。正爭三十兩銀。說二十五
件。莫非即此銀也。將來秤過。正是三十。送與
呂氏認之。呂氏曰。是也。衆人方知焦黑偷銀。
被震。未半午。而呂進禱進壽。衛思賢。房氏。皆
聞而來。看莫不共信天道之神明。咸稱周可
立孝心之感格。而呂月娥之義不改嫁。此志
得明。呂進壽之仗義輕財。人皆稱服。由是衛
思賢曰。呂進壽百金之家耳。肯分三十金。贈
女姪。以全其節。考我家累萬金。止親生二子。

雖捐三百金與妻之前子亦豈為多耶寫闈
書一扇分三百兩產業與周可立收執可立
堅辭不受曰但以母與我歸養足矣不願產
業也思賢曰此在你母意何如房氏曰我久
有此意欲奉你終身或少餘殘喘則歸周門
但近懷三月孕矣正爾兩難思賢曰孕生男
女則你代撫養長大還我以我先室為母則
爾子有母吾亦有前妻若強你歸我家則你
子無母你前夫無妻是奪人兩天也向三百
產業你兒不受今交與你以表二載夫婦之
義皆你前世結此二緣非干你志不守節也
次年生一男名怨養至十歲還衛家後中經
魁以母兄周可立之孝達於州時知州謝遠
為之通詳

申上司曰叅看得孝子周可立克諧一本
有懷二人憶週歲而失怙朝夕在念感婆
母之苦守菽水承顏母思有子而無婦夫
之無後可慮子念嫁母而娶妻反之此心
不寧好色人所愛有妻子而不慕苦節不
易守歷一年而不娶如窮人之無歸幾同

虞舜之大孝，欲力作而還母，何殊董永之
賣身，妻伯感義，贈金欲玉成其孝，焦黑竊
銀遠走，自取震於雷，非純孝之格。天胡丞
誅尤人，以顯節，乃真心之勤，衆故咸稱孝
德，以揚名，合無旌表里閭，庶可激揚乎風
化，相應。蠲復徭役，用以優恤乎孝門。

按院依申批下，准之旌表，仍復其家，差役賜
其扁曰純孝格。天謝知州亦送扁，贈曰孝字
神明。按此事不惟周生之孝德過人，而房氏
之為夫全後，孝識其大，呂氏之歸家耳守，相

成夫孝，進壽之典，田相贈，雅重孝子，思賢之
不留後妻，任全慈孝，皆賢淑之芳軌，盛世之
休風也。是宜謝公表之，以勵後人。

顧知府旌表孝婦

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有民范齊，娶妻韓淑貞，
極有賢行，年登三十，無子。姑唐氏年七十，偶
沾重病，百醫不治，卧枕半載。韓氏左右侍奉，
未嘗離側，夜則陪卧，扶持起倒，形雖勞瘦，怡
色承奉，入竈房則默禱，竈君曰：願姑病早安。
夜則祝天曰：願姑病早安。願損我年，以增姑

壽既而姑病愈危。醫者皆云不起。則日夜焚香禱天。願以身代姑死。哭泣悲痛。不勝憂惶。適有一道士來化齋糧。見韓氏拜天哭泣。問其故。韓氏以姑病危篤。告道士曰。凡不治之病。惟得生人肝少許與食。無不愈者。韓氏曰。人肝果可醫病乎。道士曰。我曾見二人了衛弘演。安金藏。以肝醫好兩個主人。此豈誆你。韓氏當天祈誓曰。人言肝可醫病。若醫得我姑。願得聖誓。我便割肝醫之。遂擲得聖誓。韓氏信之。乃入厨下。以剝刀從腰間割開。鮮血

迸出。難忍傷痛。暈倒在地。取不得肝。乃換入房中。倒於床。頃間復入厨下。祝竈神曰。願竈君保助我。取得肝與姑食。我死無恨。又以一手入剝。一手持刀。割得一小塊。切作三小片。煮與姑食。姑問曰。此甚物。這脆美。荅曰。鷄肝也。接碗置卓上。復去腫。少頃。范齊歸。見有血從厨下起。滴一道入房中。去省之。則妻死在床。其血從妻腰間一孔而出。疑是被人所刺。大叫曰。誰人謀死我妻。姑病忽然自愈。遂起來。曰。纔煮雞肝。我食。碗尚在卓。何謀死這快。

去者婦傷從腰孔中見肝問兒曰今日宰雞
否齊曰並未又入厨下去見竈後血多鍋蓋
切肝微有血跡乃大痛曰想媳婦割肝我食
因致身死不勝傷悼齊急來扶母曰媳婦捨
身成孝正要得母身安寧若痛哭傷母反非
媳婦之心萬勿傷悲保養自重我去買好棺
柩來歛之危齊見妻雖死却得母愈一悲還
復一喜急去問棺木買遇一道士問曰你買
棺木貯何人齊曰妻也道士曰令正以何病
死齊曰以割肝奉姑傷重而死道士曰死幾

日矣齊曰怯纔未久道士曰我醫補損最高
雖死一日者皆可治試為你醫之齊曰有此
妙方乎即引去看時肉已冷惟心頭尚煖道
士曰儘可醫得你將一筐子來盛藥去把藥
敷傷痕中身漸回煖便將生矣齊以藥敷訖
立覺身暖道士曰你將此筐置竈心中待令
正復生我要你一筐土撒子謝齊曰倘拙荆
得生自當厚謝但我家沒有土撒子道士曰
怯纔見一婦人蒲筐裝過我去叫他回來你
買些真的謝我便是道士去了一飯頃韓氏

漸漸醒來，覺傷痕痒，以手搔之，曰：我終割開，便合瘡口，取不得肝矣。夫曰：你取肝，婆食，婆病好矣，更取做甚。韓氏曰：我割開取不得肝，忍痛不過，挨在床睡，只夢中託電神代我取出肝，奉姑，又竈神以藥代我敷瘡口，此是夢中事，我並未起來，那裡婆食我肝，病何緣好。夫再看地中血跡，只一道滴入房中，再無半點，到母房，乃疑是妻之靈魂所為，急去看電中筐子，却有一紙金字詩云：孝婦割肝并救身，滿腔真孝動神明。電君豈受人私誑，祇顯

英靈勸世人。危齊方悟道士，乃是電神，其云滿腔者，心也。真土撒子者，真孝也。自是母病既愈，妻傷亦痊，人皆以為孝感所致。鄉之衆父老及坊里長，以韓氏孝德呈於府，曰：連食呈為乞旌孝德，以隆風化事。竊惟聖世重倫常，首崇孝誼，賢侯端化本，急賜褒揚，維民化齊厥妻韓氏，服勞盡瘁，侍藥親膏，老姑之病踰半幸，小心以事，如一日，炊爨則禱竈，乞沉痾之早痊，靜夜每籲天，願捐軀而代死，誠能格帝示之，割肝以醫，孝不顧身，其於割腹以

耗以至靈魂不昧猶奉肝肉以獻姑致感竊
神顯靈來授良劑以救醒備腔直孝已徵於
神明之詩萬懇隆旌尚侍於牧侯之德則善
者以勸四郊徧爾德之風而民益知方此屋
成可封之俗為此具呈頂至呈者

顧知府通詳曰參看得孝婦韓氏明章婦
道怡奉姑顏藥必躬親歷半年心如一日
死祈身代禱靜夜神格九天剜腹鏤肝甚
於割股誠感靈應何況人猶安金滅之忠
不是過也衛弘演之義寧有加乎不意女

況有此純孝合無獎勵用維世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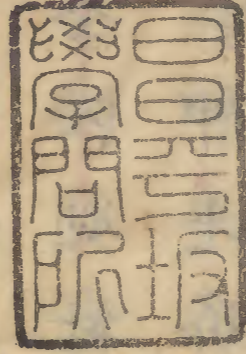
李大巡批申曰孝婦韓氏剖肝奉姑至孝
感神比脩古之孝誼尤勝於聖世之婦道
有光應吏無礙官銀立孝坊以旌表仍着
該府費扁親送贈以褒崇范齊有孝妻可
卜身先之化授之冠帶以恭慈母唐氏亦
孝婦料應齊家之功賜之內帛以禮高年
此繳

顧知府承大巡明文即委官督建孝婦坊親
送大巡孝字神明之扁於范齊家又自贈之

扁曰滿腔真孝人，皆羨其榮。後韓氏生三男，皆登科。娶三婦，皆克盡孝敬。人以為仁孝之有報，此可以為積善孝親之勸矣。

萬曆戊戌歲仲夏

月余氏文台堂梓



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卷之四尾

林羅山塗朱

